

聊

齋

誌

異

聊齋誌異卷之八

般

○ ○ 畫馬

臨清猶生家屢貧。園垣不修。每晨起。輒見一馬卧露草間。黑質白章。惟尾毛不整。似火燎斷者。遂去。夜又復來。不知所自。崔有好友官于晉。欲往就之。苦無徒步。遂捉馬施勒。乘去。囑屬家人曰。倘有尋馬者。當以告。既就途。馬驚。駛瞬息百里。夜不甚殷。芻豆。悉其病。皆繫脚。不令馳。而馬蹄嘶噴沫。健怒如狀。道經之。午已達晉。時騎入市廛。觀者無不稱歡。晉王聞之。以重直贖之。催恐為失者。所尋不敢售。居

半年無耗，遂以八百金貸於晉邸，乃自市健驃歸。後王以急務遣校尉騎赴臨清，馬逸，追至崔之東鄰，入門不見。索諸主人，主曾姓，實莫之賄，及入室，見壁間掛子昂畫馬一幀，內一匹毛色渾似，尾屬乃香炷所燒。始知馬匹妖也。校尉難復王命，因訟曾。時崔得馬賢，居積盈萬，自願以直貨曾，付校尉去，曾甚德之，不知崔即當年之售主也。

○局詐

某御史家人偶立市間，有一人衣冠華好，近與攀談，漸問主人姓字，官闕，家人並告之。其人自言王姓，貴主家之內使也。語漸款洽，因曰：官途險惡，顯者皆附貴戚之門，尊主人所托何人也？答

曰無之。王曰：此所謂惜小費而忘大禍者也。家人曰：何托而可。王曰：公主待人以禮，能覆翼人。某侍即係僕階進，倘不惜千金贄，見公主當亦不難。家人喜，問其居止，便指其門戶曰：日昃巷不知取家人歸告侍御，侍御喜，即張盛筵，使家人往邀。王欣欣然來，筵間道公主情性，及起居瑣事甚悉，且言非同巷之誼。即賜百金賞，不肯效牛馬。御史益佩戴之，臨別訂約。王曰：公但備物，僕乘間言之，且晚當有報命。越數日，始至駙驃馬甚都，謂侍御曰：可避治裝行。公主事大煩，投謁者踵相接，自晨及夕，不得一問。今得一閒，宜急往，悞則相見無期矣。侍御乃出兼金重幣從之去，曲折十餘里，始至公主第，下騎祇候。王先持贄入久之。

出宣言公主名某御史。即有數人接逆傳呼侍御。偃俛而入。見高堂上坐麗人。姿貌如仙。服飭炳耀。侍姬皆著錦繡羅列。成行侍御。伏謁盡禮。傳命賜坐。簷下金梳進茗。王略致過旨。侍御肅而退。自內傳賜緞靴貂帽。既煖。深德王持刺謁謝。則門闔無人。疑其侍主未復。三日三詣。然不復見。使人詢諸貴主之門。則高扉扃。錮訪之居人。並言此間曾無貴主。前有數人。既屋而居。今去已三日矣。使反命。主僕喪氣而已。

副將軍某。負賢入都。將圖握篆。苦無階。一日有乘馬者。謁之。自言內兄為天子近侍。茶已請問。云目下有某處將軍缺。倘不吝重金。僕囑內兄。游揚聖主之前。此任可致。大力者不能奪也。某疑

其安其人曰此無須踟躕某不過欲抽小數于內兄將軍錙銖無所望言定如干數署券為信待召見後方求實給不效則汝金尚在誰從懷中而攫之耶某乃喜諾之次日復來引某去見其內兄云姓田煊補如侯家某恭謁殊傲晚不甚為禮其人持券向某曰適與內兄議率非萬金不可請即署尾某從之田曰人心叵測事後慮有反覆某大笑曰兄慮之過矣既能予之寧不能奪之耶且朝中將相有願納交而不可得者將軍前程方遠應不喪心至此某亦力矢而去其人送之曰三日即覆公命逾兩日日方西數人吼奔而入曰聖上坐矣待某驚寤疾趨入朝見天子坐殿上爪牙森立某拜舞已上命賜坐慰問殷勤顧左右曰聞

某武烈非常。今見之。真將軍才也。因曰。某處陰要地。今以委卿。勿負朕意。侯封有日耳。某拜恩出。即有前日裘馬者。從至客。即依券兌付而去。于是高枕待綬。自誇榮于親友。過數日。探訪之。則前訣已有人矣。大怒。念爭于兵部之堂。曰。某承帝簡。何得授之他人。司馬怪之。及述寵遇。半如夢境。因司馬怒。執下廷尉。始供其引見者之姓名。則朝中並無此人。又耗萬金。始得草職而去。異哉。武弁雖賤。豈朝門亦可任耶。疑其中有幻術存焉。所謂大盜不操矛鉞者也。

嘉祥李生。善琴。偶適東郊。見工人垆上。得古琴。遂以賤直得之。拭之。有異光。安弦而撥。清烈非常。喜極。若獲拱璧。貯以錦囊。

藏之密室，雖至戚不以示也。邑丞程氏新莅任，投刺謁李，故寡  
交游，以其先施，故報之過數日，又括飲，固請乃往。程為人風雅純  
倫，談論瀟灑，李悅焉。越日折柬酬之，惟笑益洽。從此月夕花  
晨，未嘗不相共也。年餘，偶于丞廨中，見繡囊裝琴，置几上。  
李便展玩，程問亦譜此否？李曰：生平最好，程訝曰：知交非一  
日，絕技胡不一聞，撥蠟燭，沉香，請為小奏，李敬如教。程曰：大  
高手，願獻薄技，勿笑小巫也。遂鼓御風曲，其聲冷，有絕世  
出塵之意。李更傾倒，願師事之。自此二人以琴交，情分益篤。  
年餘，盡傳其技。然程每詣李，以琴供之，未肯演所藏也。  
一夕薄醉，丞曰：某新肆一曲，亦願聞之乎？為奏湘曲，幽怨若泣。

李生贊之。丞曰：所恨無良琴。若得良琴，音韻益勝。李欣然曰：僕昔一琴，頗異凡品。今遇鍾期，何敢密啓。積負囊而此。程以袍袂拂塵，過几再鼓。剛柔應節，土妙。李擊節不置。丞曰：臣拙技，負此良琴。若得荆人一奏，當有一兩聲可聽者。李驚曰：公聞中亦精之耶。丞笑曰：通此操乃傳自細君者。李曰：恨在闈闕，小生不得聞耳。丞曰：我輩通家，原不以形迹相限。明日請携琴去。當使隔簾為君奏之。李悅。次日抱琴而往。丞即治其散飲。少間將琴入，跪出即坐。俄見簾內隱有麗妝，頰之香流戶外。又少時絃聲細作。聽之不知何曲，但覺蕩心攝骨，令人魂魄飛越。曲終，便來窺簾。竟二十餘絕代之姝也。丞以巨白勸盪，內復

改絃為閑情之賦。李形神益感，傾飲過醉，離席與薛索琴，丞  
曰：醉後妨有蹉跎，明日復臨。當令闈人盡其所長。李辭，次日詣  
之，則解舍寂然。惟一老隸應門，問之云：五更携春去，不知何作  
言往，復可三日耳。如期往，伺之，日暮，並無音耗，吏皂皆疑白舍  
破高而窺其室，盡空。惟几榻猶存耳。連之上台，並不測其何故。  
李喪琴，寢食俱廢，不遠數千里，訪諸其家，丞故楚產。三年  
前，捐贖受嘉祥，執其姓名，詢其居。里楚中，並無其人。或云  
有程道士者，善鼓琴，又傳其有金術。年前忽去，不復見。疑  
即其人。又細審其年甲容貌，昭合不謬。乃知道士之納官，皆為  
琴也。知交年餘，並不言及音律，漸出琴，漸而獻技，又漸而感。

以佳麗浸漬三年得琴而去道士之癖更甚于李生也天下之險机多端若道士騙中之風雅者矣

○三朝元老

其中堂故明相也嘗降流虺世論非之老歸林下享堂落成數人直宿其中天明見堂上一匾云三朝元老一聯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孝弟忠信禮義廉不知何時所懸怪之不解其義或測之云首句隱止八次句隱無耻也

○○○鍾生

鍾慶餘遼東名士應濟南鄉試聞藩邸有道士知人休咎心向往之二場後至約哭泉通相值年六十餘鬚長過胸一幡然道人

也。集問定祥者如堵。道士志以做詞授之。於喪中見生。忻然握手。曰：君心術德行可敬也。視登閣上。屏人語。因問莫欲知將來否。曰：然。曰：子福命至薄。然今科鄉舉可望。但榮歸後。恐不復見。尊堂矣。生至孝。聞之。泣下。遂不試而踰。道士曰：若過此。已往一榜亦不可得矣。生云：母死不見。具不可復為人貴。為卿相。何如。馬道士曰：某夙世與君有緣。今日必合盡力。乃以一光授之。曰：可遣人夙夜將去。服之。可延七日。場畢而行。母子猶及見也。生藏之。忽而心神喪失。因計終天有期。早歸。日則多得一日之奉養。携僕貫驢。即刺東邁。驅里許。駟忽退。責示之不馴。控之。則羸生無計。燥汗如雨。僅勸止之。生不听。又責他駟。亦如之。日已。叩山。莫知為計。僕又

勸曰：明日即完場矣，何爭此一朝一夕乎？請即先主而行，計亦良得。不得已從之。次日草竣事，立時遂發，不遑囑息。星馳而歸，則母病綿惓，下丹藥，漸就痊可。入視之，就榻泣，母握首止之，執手喜曰：適夢之陰司，見王者顏色和霽，謂楮爾生，生無大罪惡，今念汝子純孝，賜壽一紀，生亦喜，歷數日果平復如故。未幾，聞提，辭母如濟，因賂內監，致意道士，道士欣然，出生便伏謁，道士曰：君既高提，太夫人又增壽數，此皆盛德所致，道人何力焉？生又訝其先知，因而拜問終身，道士云：君無大貴，但得老耄足矣。君前身與我為僧侶，以石投大蜈蚣一蛙，今已投生為蠟，論前定數，君當橫柩。今孝德感神，已有解星入命，固當無恙，但夫人前世為婦，不負教

應少寮。今君以德延壽，非其所擬。恐歲後瑤台傾也。生惻然。良久問繼室所在。曰在中州。今十四歲矣。臨別厲曰：倘遇危急，宜奔東南。後年餘，事病果死。鍾舅令於西江。女遣使者，以便途過中州，將應繼室之讖。偶適一村，值臨河優戲。士女甚雜，方欲整鬢趨過，有一失勒牡驢隨之而行，致驟蹄跌。生回首以鞭擊驢耳，驢驚大奔。時有王世子方六七歲，乳媪抱坐堤上，驢冲過，危從皆不及防，擠墮河中。衆大譁，欲執之。生縱驢絕馳，頓憶道士言，極力趨東南。約三十餘里，入一山村，有叟在門下騎，揖之。叟邀入，自言旬姓，便詰所來。生叩伏在地，具以情告。叟言不妨，請即寄居。此間當使徵者去。至晚得耗，始知為世子。叟大駭，曰：他家可以為加。此真愛莫能

助矣。生哀不已。妻箚思曰。不可為也。請過一宵。聽其緩急。倘可再謀。生愁怖。終夜不眠。次日偵听。則已行謀。訊察收藏者。棄市。妻有難色。無言而入。生疑惧。無以自安。中夜。妻來入坐。便問夫人年幾何矣。生以顰對。妻以白吾謀濟夫。問之。荅云。余姊夫慕道。挂錫南山。姊又謝世。道有孙女。從僕鞠養。亦頗慧。以奉箕箒如何。生喜符道士之言。而又其親戚密邇。可以得其周謀。曰。小生誠幸矣。但遠方罪人深。恐貽累文人。妻曰。此為君謀也。姊夫道術頗神。但久不與人事矣。合卺後。自與甥女等之。必合有語。生喜極。騎馬。女十六歲。艷絕無雙。生每對之。教戲。女云。妾即陋。何遂遇見嫌惡。生謝曰。娘子仙人。相耦為幸。但有禍患。恐致乖違。因以實告。女怒曰。男乃非。

人此痛天之禍不可為謀。乃不明言而陷我於坎。當生長號曰。是小生以死命哀累。上慈悲而窮於術。知能生死人而取白骨也。其誠不足稱好述。然家門幸不辱。冀倘得再生。香花供養。有日耳。女嘆曰。事已至此。夫復何辭。然父自削髮。招提兒女之愛已絕。無已同世哀之恐。擔挫辱不淺也。乃一夜不寐。以毡綿厚作蔽膝。各以隱着衣底。然後喚肩輿入南山十餘里。山逕拗折。絕陷不復可乘。下輿。女跣步甚艱。生挽臂。拽杖之。踞坂始得上。遠不遠。即見山門。共坐少憩。高喘汗淫。粉黛交下。生見之情不可忍。曰。為某事。遂使卿懼此苦。女傲然曰。恐此尚未是困。少蘊相將入蘭若。禮佛而進。曲折入禪堂。見老僧趺坐。目若瞑。一僧執拂侍之。方丈中埽

除光潔而坐前懸布沙珠密如星宿。至夜捧入跪其上生亦從。諸  
其後僧問且瞻即復合去。女參曰久不更者。今女已嫁故借婿來。  
僧久之啟視曰。妖子大累人。即不復言。夫妻號良久。筋力俱殫。石  
將壓入骨。痛不可支。又移時。乃言曰。將縣未未。女答曰未未。夫妻即  
去。可速將來。二人拜而起。狼狽而行。既歸。如命不解其意。但伏聽之。  
過數日。相傳罪人已得。伏誅訖。夫妻相慶。無何山中道。徑來以斷  
杖付生。云代死者。此君也。便鳴瘞。葬致祭。以解竹木之鬼。生視之。  
斷處有丘痕焉。乃祝而葬之。夫妻不敢久居。星夜歸遼陽。

### 鬼妻

泰安鼎鵬雲與妻某魚水甚諧。妻適疾卒。鼎坐卧悲思。忽曰。若

失一夕獨坐。妻忽排扉入。聶驚問何來。笑云妾已鬼矣。感君悼念。哀白地下主者。聊與作幽會。聶喜。携就床寢。一切無異于常。從此星離月會。積有年餘。聶亦不復言娶。伯叔兄弟。俱墮宗主。私族于謀。勸聶驚續。聶從之。聘于良家。然恐妻不樂。秘之。未幾吉期逼爾。鬼知其情。責之曰。我以君義。故冒幽冥之譴。今乃質盟不卒。鍾情者固如是乎。聶述宗黨之意。鬼終不悅。謝絕而去。聶雖憤之。而計亦得也。迨合壺之夕。夫婦俱寢。鬼忽至。就床上搥。新婦大罵。何得占我床寢。新婦起。方與搗拒。聶惕然亦躡。並無敢左右。租無何。鴉鳴。鬼乃去。新婦疑妻故。並未死。謂其聽已。投繯欲自縊。聶為緬述。新婦始知為鬼。日夕復來。新婦懼避之。鬼

亦不與晁寢，但以指搗膚肉，已乃對燭，目怒相視，默不語。如是數夕，晁患之。近村有良術者，削桃為釘，塞四隅，其怪始絕。

○○○夢狼九卷

白翁，直隸人，長子甲，筮仕南服，二年無耗，適有瓜葛，丁姓造謠，翁歎之。丁素走無常，誅次翁，輒問以冥事，丁對語涉幻，翁不深信，但微哂之。別後數日，翁方卧，丁又來，邀與同遊，從之去，入一城關，移時，丁指一門曰：「此閻君家甥也。」時翁有姪子為晉令，訝曰：「烏在此？」丁曰：「倘不信，入便知之。」翁入，果見甥，蟬冠，烏纓，坐堂上，戰慄行列。

無人可通。丁曳之出。曰：公子樹畧去此不遠，亦願見之否？翁諾。少間至一第。丁曰：入之。窺其門，見一巨狼當道。大懼，不敢進。丁又曰：入一門，見堂上堂下坐者，皆狼也。又視墀中，白骨如山。益懼。丁乃以身翼翁而進。公子甲方自內出，見父及丁，良喜。少坐，喚侍者治肴蔽。忽一巨狼啣死人入。翁戰惕而起，曰：此胡為者？甲曰：聊充庖厨。翁急止之，心怔忡不寧，辭欲出，而群狼阻道。進退方無所主，忽見諸狼紛然噪避，或竄林下，或伏几底，錯愕不解其故。俄有兩金甲猛士，努目入，黑索索甲，扑地化為虎，牙齒噬之。一人出利劍，欲梟其首。一人曰：且勿且勿，此明年四閏事，不如姑敲齒吞。乃出巨錘，齒落墜地。虎大吼，震山岳。翁大懼，忽醒。

乃知其夢心異之。遣人招丁，丁辭不至。前誌其夢，使次子詣甲，函  
戒哀切。既至，見几門窗，悉脫駭，而問之。醉，墜馬所折，考其時，  
則父夢之日也。益駭，出父書，甲讀之，變色。曰：此幻夢之適符耳。  
何足怪。時方賂當路者，得首荐，故不妖夢為意。弟居數日，見其  
素紗伎滿堂，納賄聞說者，中夜不絕流涕，諫止之。甲曰：弟日居衡茅，  
故不知仕途之闊，數耳。黜陟之權，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  
官，愛百姓，何術能令上台喜也。弟知不可勸止，遂歸告父。翁聞之，  
大哭，無可如何。惟捐家濟貧，日禱於神。但求逆子之報，不累妻孥。  
次年報甲，以為薦舉，作吏部。賀者盈門，翁惟歛伏枕，托疾不出。  
未幾，聞子歸，遂遇寇。主僕殞命，翁乃起。謂人曰：鬼神之怒，止及其

身祐我家者不可謂不厚也。因焚香而報謝之。慰藉前者咸以為  
道路訛傳。惟新則深信不疑。刻日為之營兆。而甲固未死。先是四  
月間。甲解任甫離境。即遭寇。甲傾裝以獻之。諸寇曰。我等來為  
一邑之民洩冤憤耳。寧為為此哉。遂決其首。又問家人有動大成者。  
誰是。司故甲之腹心。助射為屠蘇。家人共指之。賊亦殺之。更有憲役  
四人。甲聚斂臣也。將携入都。並搜求訖。始分贖入囊。駕馳而去。甲魂  
伏道傍。見一宰官過。問殺者何人。前驅者曰。某縣白知縣也。宰官  
曰。此白某之子。不宜老後見此凶慘。宜續其頭。即有一人擬頸置腔  
上。曰。邪人不宜使正。以有承領可也。遂去。移復甦。妻子往收其屍。  
有餘息載之以行。從容灌之。但覺飲。但寄紙印。須不能歸。半年許。

翁始得確耗，遣次子致之而歸，甲難後生，而目能自顧，其符不復。蓋人數矣，翁姊子有政聲，是年行取為御史，悉符所夢。

吳史氏曰：竊嘆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也。即官不為虎，而吏且將為狼，況有插于虎者耶？夫人患不能自顧其後耳。魁而使之自顧，鬼神之教微矣哉。

鄒平李進士因九忌官頗廉明，常有富民為人羅織門後，嚇之曰：官索汝二百金，宜速辦，不然敗矣。富民惧諾，備半數。後搖手不可，富民苦哀之，後曰：我無不極力，但恐不允耳。待聽朝時，汝目睹我為若白之，其允與否亦可知，我意之無他也。少間，公按是事，後知李戒烟，迫問飲烟否，李搖其首，後即趨下。

以適言其數官橙首不許。故見之耶。富民信之。恨許如數。後知李嗜茶。近問飲茶否。李頷之。從托烹茶。趨下曰。諧矣。適首肯。汝見之耶。既而審結。富民果獲免。後即收其苞苴。且索謝金。嗚呼。官自以為廉。而為其貪者。或道焉。此又繼狼而不自知者矣。世之如此類者。更多。可為居官者。儆一鑒也。

為家

粵中有獵獸者。挾矢如山。偶憩憩息。不覺沉雨。去自必遭殘害。未幾。釋置林下。頰首一鳴。羣象紛至。四面旋繞。若有所求。前象伏樹下。仰視樹而俯仰人。似欲其登獵者。會意。即足踏象背。攀

續、復家未詳編

援而升，至樹巖亦不知其意向所存。少時，肥者意將搏噬，象戰慄無敢逃者，惟共仰樹上，似未憚拯。獵者會意，因望後視發一弩，後視立墮。諸象購空，意若好毒。獵者乃下，象復伏，以鼻牽衣，似欲其來。獵者隨跨身其上，象乃行至一處，以蹄穴地，得脫牙，無其獵人下，束治置象背。象乃負送出山，始返。

### 負尸

有樵夫赴市，荷杖而歸，忽覺杖頭如有重負，回顧見一無頭人懸繫其上，大驚，脫杖亂擊之，遂不復見。駭奔至一村，時已昏暮，有數人執火焙地，似有所尋，近問訊，蓋眾遠張坐，忽空中墜一人頭，鬚髮蓬然，怪忽已渺，其人亦言所見，合之遂成一，究不解其何

來後有入荷籃而行，忽見其中有人頭，人訝詰之，始大驚，傾諸地上，宛轉而沒。

### 紫花和尚

諸城丁生，野鶴公之孫也。少年名士，沉病而死，隔夜復蘇，曰：我悟道矣。時有僧善恭，玄遣人邀至，使就榻前講楞嚴，生每聽一語，都言是非，乃曰：使吾病痊，證道何難，惟某生可愈吾疾，宜虔請之。蓋邑有某生者，精岐黃，而不以術行，三聘始至，號方下藥，病愈既歸，一女子自外入，曰：我董尚書府中兒也。紫花和尚與妻有夙寃，今得追報，君又活之邪，再往禍將及，言已遂沒，某懼，辭丁，病復作，固要之，乃以實告，丁嘆曰：嗚呼！自前生死吾分耳，尋

卒後尋諸人果有紫花和尚高僧也。

青州董尚書夫人嘗

侍妾年林某有紫花和尚半所自結者。

○○○婦娥

太原宗子美後父遊學流寓廣陵父與紅橋下林姬有素一日父子過紅橋遇之因請過請其家淪美話有女在旁殊色也翁亟贊之姬顧宗曰大郎温婉如處子福相也若不鄙棄便奉箕箒如何翁笑促子離席使拜姬曰一言千金矣先是姬獨居女忽自至告訴孤苦問其小字則名婦娥姬愛而留之實將寄資居之也時宗年十四脫女幼喜意翁必媒定之而翁歸若忘心灼熱隱以白母翁笑曰曩與貧改子戲耳彼不知將賣黃金幾何矣此何可易言踰年翁過並卒子美不能忘情婦娥服將闋託人示意林

姬之初不承宗意曰我生平不輕折腰何媪視之不值一錢若負前盟須見還也媪乃云曩或與翁戲約客有之但無成言遂都忘却今既云我豈留嫁天王耶要日裝束實望易千金今請半焉可乎宗自度難辦亦遂置之適有寡媪僦居西鄰有女及笄小名顏密偶窺之雅麗不減嫦娥向慕之每以餽遺階進久而漸熟往送惜以目而欲語無間一夕踰垣乞火宗喜悅之遂相燕好約為婚要辭以无資販米歸由此踰隙往來形迹周家一日偶經紅橋見嫦娥適在門內疾趨過之嫦娥望見招之以手宗駐足女又招之遂入女以背約讓宗述其故女入室取黃金一錠付之宗不受辭曰自分永與卿絕遂他有所約受金而為卿謀是

負人也。受金而不為卿謀，是負卿也。誠不敢有所負。女良久曰：君所約，妾頗知之。其事必無成。即成之，妾不怨君之負心也。其速行。媼將至矣。宗倉卒無以自主，受之而歸。陽夜告之。顛當頗當深然其言，但勸宗專心婦娥。宗不語，願下之。而宗乃悅。即遣媒納金林。姬已無辭以婦娥歸宗。入門後，悉述顛當言。婦娥微笑，陽怨思之。宗喜，急欲一白顛當。而顛當迹久絕。婦娥知其為已，因暫辭寧。故予之間，囑宗訪其佩囊。已而顛當果至，與商所謀，但言勿急。及解衫狎笑，脇下有紫荷囊，將便抽取。顛當變色起曰：君與人一心，而與妾二負心。即請從此絕。宗曲意挽解，不聽。竟去。一日過其門，探察之，已另有吳客僦居其中。顛當子母遷去已久，影滅迹絕。

莫可問訊。宗自娶嫦娥家暴富，連閣長廊，彌亘街路。嫦娥善諧謔，適見美人画卷。宗曰：吾自謂如卿，天下無兩，但不曾見飛燕楊妃耳。女笑曰：若欲見之，此亦何難。乃執卷細審一過，便趨入室。對鏡修妝，倣飛燕舞風，又學楊妃帶醉，長短肥瘦隨時變更。風情態度，對卷逼真。方作態時，有婢自外至，不復能識。驚問其儵，復向審注，恍然始笑。宗喜曰：吾得一美人而千古之美人皆在牀闥矣。一夜方熟寢，數人撬扉而入，火光射壁，女急起，驚言盜入。宗初醒，即欲嗚呼，一人以白刃加頸，不敢喘。又一人掠嫦娥，負背上，聞然而去。宗始辨家役畢集，室中珍玩無少亡者。宗大悲，怛然失圖，無復情地。官追捕，殊無音息。在并三四年，鬱鬱

無聊因假赴試入都居半載占驗詢察無計不施偶過挑巷值一女子垢面敝衣僮僕如丐停趾相之乃顛當也駭曰卿何憔悴至此答云別后南遷孝母既世為愚人掠賣旗下掙辱凍餒所不忍言宗泣下問可贖否曰難矣耗費頗多不能為力宗曰實告卿年來頗稱小有惜客中資斧有限傾裝賃馬所不敢辭如所需過奢當歸家營辦之女約明日出西城相會叢柳下嗚獨往勿以人從宗曰諾次日早往則女先在袿衣鮮明大非前狀驚問之笑曰曩試君心耳幸締結之意猶存請至敝廬宜必得當以報此行教試即至其家遂出肴酒相與談讌宗約與俱歸女曰妾多俗累不能從婦娥消息固願聞

之宗急詢其何所女曰其行踪縹緲妾亦不能深悉西山有老尼  
一目眇問之當自知遂止宿其家天明示以徑宗至其處有古寺  
周垣畫額叢竹內有茅屋半間老尼緹袖其中見客至漫不為  
禮宗揖之尼始舉頭致問因告姓氏即白所求尼曰十老瞽與  
世睽絕何處知佳人消息宗因求之乃曰我實不知有二三戚屬  
來夕相過或小女子輩識之未可知汝明夕可來宗乃出次日再  
至則尼他出敗扉扃馬伺之既久更漏已催明月高揭徘徊無計  
遙見二三女郎自外入則婦娥在焉宗喜極哭起急攬其袂  
婦娥曰恭即君嚇煞妾矣可恨頭當饒我乃教情欲經人  
宗曳坐執手教曲歷訴艱難不覺惻楚女曰實相告妾實相

娥被

誦浮沉俗間其限已滿托為冠劫所以絕君望耳尼亦王

母守府者妻初諱時蒙其收卹故暇時常一臨存君如釋妻  
當為代致願當宗不許垂首墮淚女遂顧曰姊妹輩來矣宗  
方四顧而婢娥已杳宗大哭失聲不欲復活因解帶自縊恍惚  
覺魂已出舍俵上靡遠俄見嫦娥來捉而投之足離于地入赤  
取樹上戶推擠之喚曰痴即痴即嫦娥在此忽若夢醒少定女  
恚曰願當賤婢害妻而殺即君我不能怒之也下山負輿而歸  
既命家人治裝乃返身出西城詣謝願當至則舍宇全非愕嘆  
而返竊幸嫦娥不知入門嫦娥迎笑曰君見願當耶宗愕然不  
能荅女曰君昔嫁娥烏傅願當請坐待之當自至未幾願當

果至倉皇仗榻下婦娥查指彈之曰小鬼頭陷人不淺頭當叩  
頭但求除死婦娥曰推人坑中而欲脫身天外取廣寒十一姑  
不日下嫁須饋枕百幅履百雙可從我去相共棲作頭當恭  
白但求分工樓時賚送女不許謂宗曰君若緩頰即使放却頭當  
目宗曰笑不語頭當目怒之乃乞還告家人許之遂去宗閱其  
生平乃知其西山狐也買與待之次日果來遂俱歸然婦娥重  
來恒持重不輕踏笑宗強使狎戲雅衷教頭當為之頭當慧  
絕工媚婦娥樂獨宿每醉不當夕一夜漏三下猶聞頭當房中  
吃吃不絕使婢所听之婢還不以告但請夫人自往伏窗窺之則  
見頭當疑汝作已狀宗擁花呼以婦娥女哂而退未幾頭當心

暴痛，急披衣曳宗詣嫦娥所，入門便伏。嫦娥曰：「我豈醫巫厭勝者，汝欲自捧心微西子耳。」顛當頓首，但言知罪。女曰：「愈矣。」遂起，失笑而去。顛當私謂宗：「吾能使娘子學觀音。」宗不信，因戲相瞞。嫦娥每跌坐，拜念若暝。顛當惟以玉瓶，揀柳置几上，自乃垂髮合掌，侍立其側。樓唇半啓，教犀微露，睛不少瞬。宗笑之。嫦娥開目問之，顛當曰：「我學龍女侍觀音耳。」嫦娥笑罵之，罰使學童子拜。顛當束髮，遂四面朝，恭之伏地翻轉。逞諸變態，左右側折，祇能磨乎其耳。嫦娥解腕坐而視之，顛當仰首，口啣鳳鈎，微頷以齒。嫦娥方嬉笑，聞忽覺媚情一變。自足趾而上，直達心舍，意蕩思淫，苦不自主。乃急歛神，呵曰：「孤

她當死。不擇人而惑之耶。願當懼。釋曰。投地。嫦娥又屬責之衆。不解。嫦娥謂宗曰。願當狐性不改。適間幾為所愚。若非夙根深者。墮落何難。自是見願當。每嚴御之。願當慚懼。告宗曰。妾于娘子。一肢一體。無不親愛。之極。不覺媚之甚。謂妾有異心。不惟不敢。亦不怨。宗因以告嫦娥。嫦娥遇之如初。然以狎戲無節。數戒宗。宗不聽。因而大小婢婦。競相狎戲。一日。二人扶一婢。故作楊妃。二人以目會意。賤婢懈骨作酣態。兩手遂釋婢。恭顏墜下。聲如傾堵。衆方大譁。近撫之。而妃子已作馬鬼夢矣。大衆俱急白主人。嫦娥驚曰。禍作矣。我言如何。我往驗之。不可救。使人告其父。其甲素無行。號奔而至。首尸入廳。事叫罵萬端。宗閉戶。怖恐。莫知所

措婦娥自出賣之曰主部虐婢至死律無償法且邂逅暴殛  
焉知其不再甦甲謀言四支已冰焉有生理婦娥曰勿詳縱不  
活自有官在乃入廳事撫尺而婢已蘇撫之隨手而起婦娥返  
身怒曰婢幸不死賊奴何得無狀可以革案繫送官府甲無  
詞長跪哀免婦娥曰汝既知罪姑免寬處但小人無賴反復何  
常留汝女終為禍胎宜即將去原價如于數當速措置來遣人  
押出俾洩二三村老券証署尾已乃喚婢至前使甲自問之無  
恙乎答曰無恙乃甘之去已遂召諸婢教責徧朴又呼顏當為之  
厲禁謂宗曰今而知為人上者一笑嚔亦不可輕謹端開之自妻  
而流弊遂不可止凡哀者屬陰樂者屬陽七極陰生此循環之定

教婢子之禍。是鬼神告之以漸也。荒迷不悟。則傾覆及之矣。宗教聽之。顛當泣求拔脫。婦娥乃指其耳。逾刻釋手。顛當慙然。為問。忽若夢醒。披地自投。歡喜欲舞。由此閨閣清肅。無敢譁者。婢至其家。無疾暴死。甲以贖金。莫償。浼村老代求憐恕。許之。又以報後之情。施以材木而去。宗常患無子。婦娥腹中忽聞兒啼。遂以刃破左脇。出之。果男。無何復育身。又破右脇。出一女。男酷類父。女酷類母。皆論昏於世家。

異史氏曰。湯極陰生。至言我。然室有仙人。幸能極我之樂。消我之災。長我之生。而不我之死。是癯壽老。為可矣。而仙人顧憂之耶。天運循環之數。理固宜然。而世之長固而不亨者。又何以為解。

昔宋人有求仙不得者。每曰。作一仙人而死。亦無憾。我不復能艾之也。

鞠樂如

鞠樂如青州人。妻素家而去。後數年。道服荷蒲。因至經宿。欲去。厥族強留。其衣杖。鞠北開步。至村外。空中服其昏丹。丹飛出。隨之而去。

○○○褚生

順天陳孝廉。十六七歲時。嘗從塾師。讀于僧寺。徒侶蒸爨。內有褚生。自言山東人。攻苦講求。略不暇息。且寄宿齋中。未嘗一見其歸。陳與最善。因詰之。曰。僕家貧。辦束金不易。即不能惜。寸

陰而加以夜半，則我之二日可當人三日。陳感其言，欲携榻來與共  
寢，褚止之曰：且勿且勿，我視先生學，非吾師也。阜城門有尚先生，年  
雖七十，可師。請與俱遷之。蓋都中設帳者，多以月計。月終束金完任，  
其田止。于是兩生同請呂。越之宿儒，落魄不能歸，因授童蒙。實  
非其志也。得兩生甚喜，而褚又甚。過日，輒不故，尤器重之。兩人情  
好，款密。晝同几，夜同榻。月既終，褚忽假歸十餘日，不復至。其疑之一  
日，陳以故天寧寺，遇褚廊下，髣髴碎疏，作文具焉。見陳，坦恹  
不安。陳向何遽，庶讀褚握手，請間。戚然曰：貧無以遣，先生必平  
月取，始能一月。清陳感慨良久，曰：但往懷，自合極力。命從人收其  
業，同歸塾。戒陳勿洩，但托故以告先生。陳父固肆賈，居物致富。

陳軫竊父金，代褚遺師。父以亡金責陳，實告之。父以為痴，遂使廢學。褚大慚，別師歎去。呂知其故，讓之。畢，既宿，胡不早告，乃悉以金返陳父。止褚，讀如故。與其妻，雖不入館。每邀褚過酒家飲，褚固以避嫌不往，而陳要之，強往。泣下，褚不忍，遂與往。來無間，逾二年。陳父死，復求受業。呂感其誠，納之，而廢學既久，較褚懸絕矣。居半年，呂長子自越來，丐食尋父門人，華歆金助裝，褚惟洒涕依戀而已。呂臨別，囑陳師事褚。陳從之。館褚于家，未幾入邑庠。以遺才，應試。陳慮不能終幅，褚請代之。至期，褚偕一人來，云是表兄劉天若，囑陳暫從去。陳方出，褚忽自後曳之，身微踣。劉急枕之而去。覽狀一過，相携宿于其家。無婦女，即館客于

內舍居數日。忽已中秋。劉曰。今日李皇親園中。遊人甚夥。當往一  
窟。積悶相便。送君歸。使人荷茶酌酒具而往。但見水榭梅亭。喧  
嗽不得入。過水閣。則老柳之下。橫一画橈。相將登舟。酒數行。苦寂。  
劉顧僮曰。梅花館近有新姬。不知在家否。僮去少時。與姬俱至。  
蓋拘攔李邕雲也。李却中名妓。工詩善歌。陳曾與友人飲其  
家。故識之。相見略道溫涼。姬感上有憂容。劉命之歌。為歌竟。里  
陳不悅曰。主客即不當卿意。何至對生人歌死曲。姬起謝。強顏款  
笑。乃歌艷曲。陳喜捉腕已。卿向日浣溪紗。讀之數過。今并忘之。  
姬吟曰。淚眼盈。對鏡台前。簾忽見。小姑來。低頭轉側看弓鞋。  
強解綠蛾開笑面。頻將紅袖拭香腮。心猶恐被人猜。陳反覆

四數已而泊舟過長廊見壁上題咏甚多即命筆記詞其五日  
已薄暮劉曰南中人將出矣遂送陳歸入門即別去陳見室暗  
無人俄延間褚已入門細審之却非緒生方疑客遽身而仆家人  
曰公子憊矣共扶掖之轉竟仆者非他即已也既起見緒生在旁  
愧若豪屏人而研寃之褚曰告之勿驚我實鬼也久當投生所  
以因循于此者高誼所不能忘故附君體以代投刃三場畢此願了  
矣陳復求赴春闈曰君先世福薄慳吝之骨誥贈所不數也  
問將何遠曰呂先生與僕有父子之分繫念常不能置表兄  
為冥司典簿求白地府主者或常有說遂別而去陳異之天明  
訪李姬得問以泛舟之事則姬死數日矣又至皇親園見題

白猶存而淡墨依稀。若將磨滅。始悟題者為魂。作者為鬼。至夕。褚喜而至。曰。所謀幸成。故與君別。遂伸兩掌。命陳褚字于上。以誌之。陳將置酒為餞。搔首曰。勿須。君如不忘舊好。放榜後。勿俾脩阻。陳揮涕送之。見一人伺候于門。褚方依。其人以手按其項。隨手而匿。掬入囊。負之而去。過數日。陳果捷。于是治裝如越。呂妻漸育。幾十年。五旬餘。忽生一子。兩手握固不可開。陳至。請相見。便謂掌中當有文。曰。褚。呂不深信。見見陳。指自開。視之。果然。驚問其故。具告之。共相歎異。陳厚贖之。乃返。後呂以歲貢廷試入都。舍于陳。則見十三歲入泮者。

吳吏代曰。呂老教明人。而不知自教其子。嗚呼。作善于人而

降祥於己一問也哉。褚生者，未以月報先以兔報友。其志其行，可貫日月。官以其鬼故弄之與。

### 盜戶

順治間滕嶧之區，十人而七盜。官不敢捕，後受撫邑宰別之為盜戶。凡伍與良民爭，則曲意左袒之。蓋恐其復叛也。後訟者輒冒稱盜戶，而怒家則力攻其仇。每兩造其陳曲，直且置不辨。而先以盜之真偽反復相苦煩。有司藉藉焉。遠官界多狐宰，有女為所惑，聘術士來符捉入瓶，將燬以火。狐在瓶內大呼曰：我盜戶也。聞者無不匿笑。

異史氏曰：今有明火劫人者，官不以為盜，而以為為踰墻。

行淫者每不自認其罪而認盜世局又一變矣。設今日官署有狐亦笑呼曰：「喜盜無嫌也。」

天津弋人得一鴻，其雄者隨至其家，哀鳴翩翩，抵暮始去。次日弋人早出，則鴻已至，飛踞從之，既而集其足下。弋人將并捉之，見其伸頸使仰，吐出黃金半錠。弋人怡其意，乃曰：「是將以贖婦也。」遂釋鴻，西鴻徘徊，若有悲喜，遂雙飛而去。弋人稱金得二兩六錢，強噫禽鳥何知而鍾情若此，悲莫悲于生別離，物亦然耶。

○○○霍女

朱大興彰德人家富有而吝嗇已甚，非死女婚，屋無資，厨無肉，然能逞喜漁已。所在冗費不惜，每夜踰垣過村，縱蕩婦眠，一夜遇少

婦獨行，知為亡者，強脅之，引與俱歸，燭之美醜，自言霍氏細致研詰。女不悅曰：「既加淑齒，何必復盤察，如恐相累，如早去。」朱不敢問，留與渡處，顧女不能安粗糲，又厭見肉燻，必燕窩鷄心魚肚，自作羹湯，始能餐飽。朱無存，竭力奉之。又善病，日須參湯一碗。朱初不肯，女呻吟垂絕，不得已投之，病若失，遂以為常。女衣必錦綉，數日即厭其故，如是月餘，計費不貲。朱漸不供，女啜泣不食，求去，朱惧，又委曲承順之。每苦悶，輒令于數日一抬優伶為戲。時朱設幾簾外，抱兒坐觀之。女亦無喜容，數相誚罵。朱亦不甚分解。居二年，家漸落，向女婉言求少減。女許之，用度皆損其半。久之，仍不給。女亦以肉糜相安。又漸而不珍，亦御矣。朱竊喜，忽一夜啓後扉，亡去。朱怡。

帳若失徧訪之乃知在鄰村何氏家何大姓世胄也豪縱好客燈火達旦忽有麗人半夜入閨闈詰之則朱家之逃妾也朱為人何素貌之又悅女美竟納焉緡繆數日益惑之窮極奢欲供奉如朱已得耗坐索之何殊不為意朱質于官以其姓名来历不明置不理朱貨產行賒乃准拘質女謂何曰妾在朱家原非來禮媒定者胡畏之何喜將毀所成座客顧生諫曰收納遁逃已干國紀况此女入門日費無度即千金之家能火也何大怒罷訟以女歸朱過一二日女又逃有黃生者故貧士扣扉入自言所來黃見艷麗急投驚懼不知所為黃素懷刑固却之女不去應對間嬌婉無那黃心動留之而慮其不能安貧草草起躬保家苦勞過

舊室焉。昔為人蕙蔣滿酒。其內媚。因恨相得之晚。止恐風聲漏洩。為懼不久。而朱自訟後。家益貧。又度女不能安。遂置不究。女從黃數歲。親愛甚篤。一日。忽欲歸甯。要黃。却送之。黃曰。向言無家。何前後之外。曰。家。漫言之。妾。鎮江人。昔從蕩子。流落江湖。遂至于此。妾家頗裕。君竭資而往。必無相虧。黃從其言。賃與同去。至楊州。境泊舟江際。女適凭窗。有巨商子過。驚其艷。反舟緹之。而黃不知也。女忽曰。君家素貧。今有一療貧之法。不知能從否。黃詰之。女曰。妾相從數年。未能為君育男女。亦一不了事。妾難隨。卒未老。若有能以千金相贈者。便帶妾去。此中妻室。田廬。皆歸焉。此計如何。黃失色。不知何故。女笑曰。君勿急。天下固多佳人。誰

肯以千金買妾者。其戲言于外。以覘其有無。責不賣。固自在。君  
耳。黃不肯。女自與榜人婦言之。婦曰。黃已沒。應馬婦去無幾。返  
言鄰舟有商人子。願出八百。黃故搢首以難之。未幾復來。便言如  
命。即請過船交兌。黃微哂。女曰。教渠姑待。我囑黃。黃即令去。女謂  
黃曰。妾日以千金之軀事君。今始知耶。黃問以何詞道之。女曰。請即  
往署券去。不去。固自在我。黃不可。女逼促之。黃不得已。詣馬立  
刻兌付。黃令封誌之。曰。遂以貧故。竟果如此。遽相割捨。倘室人  
必不肯從。仍以原金璧。趙方運金至舟。女已從榜人婦從船  
尾登商舟。遙顧作別。並無懷恋。黃驚魂離舍。豈不能言。俄商  
舟解纜。去如前激。黃大號。奴追傍之。榜人不從。開舟而渡矣。瞬息

遠鎮江、運貨上岸、榜人急解舟去、黃守裝悶坐、無所遠望、望江  
水之滔々、如萬鏑之叢、體方掩泣、聞忽聞橋聲、呼黃郎愕然、回  
顧、則女已在前途、喜極、負裝從之、問鄉、何處得來、女笑曰、再遲數  
刻、則君有疑心矣、黃乃疑其非常、固詰其情、女笑曰、妾生平不  
吝、而財、破之于邪、者、財、壯之也、若實與君謀、君必不肯、何處可  
致千金者、錯、囊、充物、而合浦珠還、君幸甚矣、窮、問、何為、乃催  
役、荷囊、相將、俱去、至水門、內、宅、南向、徑入、俄而翁媪、男婦、悉  
出、相迎、皆曰、黃郎來也、黃入、叅、公、媿、有、兩、少年、揖坐、與、語、是、女  
兄弟、大、郎、三、郎、也、筵、間、味、無、多、品、玉、梓、四、枝、方、几、已、油、雞、燂、鷺  
魚、皆、鱗、切、為、筒、少、年、以、巨、梳、行、酒、談、吐、豪、放、已、而、導、入、別、院、

解夫歸同處，余從滑吏而林則以熟革代棕藤焉。日有婢媪  
餽致三餐，女或時竟日不出，黃獨居悶苦，屢言歸，女固止之。一日  
謂黃曰：今為君謀，請買一人為子嗣計。然買婢媵則價奢，當偽  
為妻也。兄者，使父與論昏，良家子不難致。黃不可，女弗聽。有張貢  
士之女新寡，議聘金百緡，女強為娶之。新婦小名阿美，頗婉妙。女  
媿呼之黃瑟，不妄。女殊坦，他日謂黃曰：妾將與大姊至南海  
一省阿姊，月餘可返，請夫婦安居。遂去。夫妻獨居一院，按時給飲  
食，亦甚優。然自入門後，曾無一人復至其室。每晨阿美入覲媪，  
一兩言輒退。姊如在旁，惟相視一笑，既流連。久坐亦不歎。黃見  
翁亦如之。偶偵諸郎聚賭，黃至，既都寂然。黃疑問，莫可告語。

阿美覺之。詰曰：君既與諸郎伯仲，何以月末都如生客？黃倉猝不能對，吃而言曰：我十年於外，今始歸耳。美又細審翁姑開閉，及妯娌里居，黃大窘，不能復隱。底裏盡露。女泣曰：妾家雖貧，無作賤賤者，無怪諸宛若。卻不滿數矣。黃惶怖，莫知善計。惟長跪一聽女命。美收涕枕之，轉請所處。黃曰：僕何敢他謀，計惟子身自去耳。女曰：既嫁復歸，子情何忍？渠雖先從私也。妾雖後至，公也不如姑候其歸，問彼既出，此謀將何以置妾也。居數月，女竟不返。一夜聞客舍喧飲，黃潛往窺之。見二客戎裝上座，一人裹豹皮巾，凜若天神。東首一人，以虎頭革作兜牟，虎口啣額，鼻耳卷其焉，驚異而返。以告阿美，竟

莫州霍父子何人。夫妻疑懼，謀欲就寓他所。又恐生其猜度，黃曰：實告卿，即南海人還，折証已定，僕亦不能家此也。今欲携卿去，又恐尊夫人別有異言，不如姑別。二年中當復至，卿能待之。如欲他適，亦自任也。阿美欲告父母而從之，黃不可。阿美流涕，要以信誓，乃別而歸。黃入肆翁姑時，諸郎皆他出，翁挽留以待其歸，黃不聽而行。登舟悽然，形神喪失。至瓜州，忽回首見片帆來，駛如飛，漸近，則船頭按劍而坐者，霍大郎也。遙謂曰：君欲遂返，胡再不謀。遣夫人去，二三年誰能相待也。言訖，舟已逼近。阿美自舟中出，大郎挽登黃舟，跳身遠去。先是阿美既歸，方向父母泣訴，忽大郎將輿登門，按劍相脅，逼女風走。

一家惜息莫敢遮問。女述其狀，黃不解何意，而得美良喜。開舟遂發。至家，出資營業，頗亦富有。阿美常想念父母，欲黃一往探之。又恐以霍女來，嫡庶復有參差，居無何，張翁訪至，見屋宇修整，心頗慰，謂女曰：「汝出門後，遂詣霍家探問，見門戶已高第，主亦不之知。半年竟無消息，汝母日夜零涕，謂被奸人賺去，不知流離何所。今幸無恙耶。」黃實告以情，因相猜為神，後阿美生子，取名仙賜。至十餘歲，母遣詣鎮江，至楊州界，休于旅舍。從者皆出，有女子來，挽兒入他室，下簾抱諸膝上，笑問何名。兒告之，問取名何義。答云：「不知。」女曰：「歸問汝父，當自知。」乃為捉髻，自摘髻上花代簪之。出金釧束腕上，又以黃金內袖曰：「將

六曰。舊說。光問其語。曰。光不知。更有一母耶。歸告汝父。殊大興。死  
無棺木。常助之。勿忘也。老僕歸舍。失少主。尋至他室。則與人  
語窺之。則故主母。簾外微嗽。將有告白。女推几榻上。恍惚已  
有。問之舍主。並無知者。數日。自鎮江歸。語黃。又出所贈。黃感  
嘆不已。及詞。求則死。葬三日。露尸未葬。厚卹之。

吳芝曰。女其仙耶。三易其主。不為貞。然為吝者。破其  
世。為淫者。速其蕩。女非無心者也。然破之。則不必其憐  
之矣。貪淫鄙吝之骨。溝壑何惜焉。

○○○司文部

平陽王平子。赴試北闈。賃居報國寺。中有餘杭生先在。王以比屋

居校刺焉。坐不之答。朝夕遇之多。無狀。王怒其狂悖。交往遂絕。一日有少年遊寺中。白服褙帽。望之儼然。近與接談。言語諧妙。心愛敬之。展問邦族。云登州宋姓。因命蒼頭設座。相對叢談。餘杭生遣過。共起避坐。坐居然上座。更不為挹。卒然問宋。亦入闈者耶。答曰。非也。駕船之才。無志騰躐久矣。又問何省。宋告之。生曰。竟不進取。足知高明。山左右並無一字通者。宋曰。北人固少通者。而不通者。未必是。小生南人固多通者。然通者亦未必是。是下言已鼓掌。王和之。因而闕堂。生慚怒。軒眉據腕。而大言曰。敢當前命。題一校文藝乎。宋他顧而哂曰。有何不敢。便趨寓所。出經授王。王隨手一翻。指曰。闕堂童子將命。生起求筆札。宋曳之曰。

口占可也。我破已成于賓客往來之地。而見一無所知之人。王  
捧腹大笑。生怒曰。全不能文。徒事嫚罵。何以為人。王力為排難。  
請另命佳題。又翻曰。殷有三匹馬。宋立應曰。三子者不同道。  
其趨一也。夫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生遂不  
作。起曰。其為人也。小有才。遂去。王以此益重宋。邀入寫室。歎言。  
移晷盡出所作質宋。上流覽絕疾。踰刻已盡百首。曰。君亦沉深  
于此道者。然命筆時。無求必得之念。而尚有異倖得之心。即此已  
落下乘。遂取閱過者。一一詮說。王大悅。師事之。使庖人以蔗糖  
作水角。宋嚼而甘之。曰。生平未解此味。煩異日更一作也。從此相  
得甚。惟宋三五日輒一至。王必為之設水角焉。餘杭生時一遇之。

雖不甚傾談而傲晚之氣頓減一日以憲書示宋見諸友圍  
贊已濃目一過推置案頭不作一語空疑其未肯復請之卷已覽  
竟生又疑其不解宋曰有何難解但不佳耳生曰一覽丹黃何  
知不佳宋便誦其文如夙請者且誦且營生獨踣汗流不言而  
去移時宋去生入堅請王作王拒之生強欲借見文多思思其  
曰此大似水角子王故朴訥觀然而已次日宋至王具以告宋  
怒曰我謂南人不復反矣儻楚何敢乃爾必當有以報之王力  
陳輕薄之戒以勸之宋深感悔既而場後以文示宋上頗相  
許偶與涉歷殿閣見一翰僧坐廊下設藥資醫宋訝曰此  
奇人也最能知文不可不一請教因命臨寫玉文遂傳此生遂

與由來王呼師而恭之僧疑其問醫者便詰症候王具白請教  
之意僧笑曰是誰多口無目何以論文王請以耳代目僧曰三  
作兩千餘言誰耐久聽不如焚之我視以鼻可也王從之每焚  
一作僧嗅而頷之曰君初法大家雖未逼真亦近似矣我遠受  
之以脾問可中否曰亦中得餘病生未深信先以古大家文燒試  
之僧再嗅曰妙哉此文我心受之矣非歸胡何與解辦此生大駭  
始焚已作僧曰遣領一執未窺全豹何忍另易一人來也生托言  
朋友之作止此一首此乃小生作也僧嗅其餘反咳逆數聲曰勿  
再投矣松者而不能下強受之以再再焚則作患矣生慚而退教  
日榜放生竟領薦王下策生與王告僧僧嘆曰僕雖育于目

而不肯。于鼻、薰中人並鼻盲矣。俄餘杭生至，意氣發舒，曰：

盲和尚，汝亦喫人水角耶。今竟何如。僧曰：我所論者文耳，不謀與君論命。君試尋諸試官之文，各取一首焚之。我便知孰為爾師。至與王並搜之，止得八九人坐，曰：如有舛錯，以為為罰。僧憤曰：別我盲腫去。生焚之，每一首都言非是。至第六篇，忽向壁大嘔，下氣如雷。衆皆粲然，僧拭目向生曰：此真汝師也。初不知而驟嗅之，刺于鼻，棘于腹，勝耽所不能容，直自下部出矣。生大怒去，曰：明日自見，勿悔勿悔。越二三日，竟不至，視之已移去矣。乃知即某門生也。宋懋王曰：九吾輩讀書人，不當尤人，但當克己。不尤人則德益弘，能克己則學益進。當前踈落，固是數之。

不偶乎心。而論文亦未便登峰。其由此砥礪。天下自有不肖之人。王肅然起敬。又聞次年再行鄉試。遂不歸。止而受教。宋曰。都中新桂未殊。勿憂資斧。舍後有害鏹。可以整用。即示之處。王謝曰。昔竇范貧而能廉。今某幸能自給。敢自污乎。王一日醉眠。僕及庖人竊發之。王忽覺。聞舍後有聲。密出。則金堆地上。情見事露。並相憎伏。方訶責間。見有金爵。類多鏽。數審視皆大父字諱。蓋王祖曾為尚部郎。入都寓此。暴病而卒。金其所遺也。王乃喜。秤得金八百餘兩。明日告宋。且示之。將欲與瓜分。固辭乃已。以百金往。贈替僧。僧已去積數月。敦習益苦。及試。宋曰。此戰不捷。始真是命矣。俄以犯規被黜。王尚無言。宋大哭。不能止。王反慰解。

之宋曰僕為造物所忌困頓至於終身。今又累及良友其命也夫。其命也夫。王曰萬事固有定在。先生乃然。志進取非命也。宋拭。泪曰。汝欲有言。恐相驚怪。某非無人。乃飄泊之游魂也。少負才名。不得志于場屋。佯狂至都。冀得如我者。傳諸著作。甲申之年。竟。罹于難。歲亡。觀遂。幸相知愛。政極力為他山之攻。生平未酬之。願。實欲借良姻一快之耳。今文字之厄。若此。誰復能漠然哉。王亦感泣。問何淹滯。曰。去年上帝有命。委宣聖及閻羅王。核查劫。鬼。上者。得諸曹任用。餘者。即伴輪賤名。已錄所未投到者。欲一。見飛黃之快耳。今請別矣。王問所考何職。曰。梓潼府中缺一司。文郎。曾令。聲。僮。署。篆。文。運。所以顛倒。萬一倖得此秩。當使聖。

教昌明。上日忻之。而主曰。願遂矣。宣聖命。作性道論。視之色喜。謂  
可司文。閔羅稽薄。欲以口華見棄。宣聖爭之。乃得就其伏謝。已  
久。及呼近案下。孺云。今以憐才。拔充清要。宜洗心供職。勿貽前愆。  
此可知冥中重德行。更甚于文學也。君必修行。未至。但積善。勿懈  
可耳。王曰。果爾。餘抗其德行。何在。曰。不知要冥司賞罰。皆無少異。  
即前日替僧。亦一鬼也。是前朝名家。以生前拋棄字紙過多。罰  
作替。彼自欲醫人疾苦。以贖前愆。故托遊屢肆耳。王命置酒。宋  
曰。無須終歲之枕。盡此一刻。再為我設水角。足矣。王悲愴不食。坐  
食自噉。頃刻已過。三藏捧腹曰。此餐可能三日。吾以志君德耳。向  
所食都在舍後。已成菌矣。藏作約餌。可益見慧。王問後會。曰。

既有官責常引嫌也。又問梓潼祠中一相將祝可能達否曰此都無益九天甚遠但潔身力行自有地司牒報則某必與知之言已作別而沒王視舍遠果生紫菌采而臧之旁有新土墳起則水角宛然在焉王解亦自刻厲一夜夢衆與蓋而至曰君向以小忿悞殺一婢削去祿籍今爲行已折除矣然命薄不足仍仕進也是年提于鄉明年春闈又提遂不復仕生二子其一絕純啖以菌遂大慈後以故詣金陵遇餘杭生於旅次極道契濶深自降抑然髮毛斑矣。

異史氏曰餘杭生公然自詡意其爲文未必盡無可觀而騁詐之意態顏色遂使人頃刻不可復忍天人之厭棄已久故鬼

神皆玩弄之。脫能增修厥德，則簾內之刺鼻棘心者，遇之正易何所遭之僅也。

○○醜狐

穉生，長沙人，家清貧，冬無絮衣，一夕枯坐，有女子入衣服炫麗而顏色黑醜，笑曰：「得毋寒乎？」生驚問之曰：「我狐仙也。憐君枯寂，聊與共溫，令獨耳。生惧其狐而厭其醜，大號。女以元寶置几上曰：『若相諧好，以此相贈，生悅而從之。』未無裊裊，女代以抱，將曉起而罵曰：『所贈可急市軟帛作此，其餘者絮衣作餅足矣。倘得永好，勿憂貧也。』遂去。生告妻，亦喜。即市帛為之縫紉。女夜至，見卧具一新，喜曰：『君家娘子勿勞哉。』留金以酬之，從此至無虛夕。每去

必有所遺。年餘，屋戶修潔，內外皆衣文錦綉，居然素封。女賂賄漸少，生由是心厭之，聘術士至，畫符于門，置折而棄之。入指生曰：「背德負心，至君已極，然此奈何？」若相厭薄，我自去耳。但情義既絕，受于我者，須要償也。忿然而去。生懼，告術士。術士作壇陳設，未已，忽顛地下，血流滿頰，視之，割去一耳。衆大惧，奔散。術士亦掩耳竄去。室中擲石如盆，門窗金甌，無復全者。生伏牀下，蓄縮汗聲。俄見女抱一物入，猫首狐尾，置床前，嗟之曰：「嘻！可憐好人足物，即斃復生，齒利于刃，生大惧，將屈藏之，四肢不能動，物將指鼻，腕有聲。生痛極，哀祝女曰：「所有金珠，盡出勿隱。生應之。」女曰：「呵！物乃止。生不能起，但告以處。」女自往搜括，珠鈿衣服之外。

止得二百餘金。女少之。又曰：「嘻！物復贖。生哀鳴求恕。女限十日。償金六百。生諾之。女乃抱物去。久之。家人漸聚。從床下曳生出。足血淋漓。喪其二指。視室中財物盡空。惟當年破被存焉。遂以覆生。令卧。又惧十日復來。乃貨婢。以足其數。至期。女果至。急付之。無言而去。自此遂絕。生足創醫藥。半年始愈。而家清貧如初矣。狐遠近村于氏。于業農。家中不中貲。二年間。援例納粟。夏屋連蔓。兩衣華服。半生家物。生見之。亦不敢問。偶遠野。遇女子。遙長跪道左。女無言。但以素巾裹五六金。置擲之。反身遁去。後于氏早卒。女猶時至其家。家中金帛輒亡。去于于。睹其素。好春之。遠視父。即去世。見輦皆若子。縱不

撫卹何忍。生令負也。女去遂不復至。

異史氏曰：邪物之來，殺之亦壯，而既受其德，即鬼物不可負也。既貴而殺趙孟，則夫毫非之矣。夫人非其心之所好，即萬鍾何動焉。現其見色喜，其亦朴之所在。彼身辱行而不惜者，與傷哉貪人，卒取殘敗。

○○○呂無病

洛陽孫公子名麒，娶蔣太守女，甚相得。二十天殞，悲不自勝。離家居山中別業，遭陰雨晝卧，室無人，忽見複室簾下露婦人足，疑而問之，有女子褰簾入，年約十八九，衣服朴潔而微黑，多麻，類貧家女，意必村中僦屋者，呵曰：所須宜白家人，何得

輕入女微笑曰妾非村中人祖籍山東呂姓父文學士小字無病從  
父客遷早離顧復慕公子世家名士願為康成文婢孫笑曰卿意  
良佳但僕輩雜居實所不便客旋里後當與聘之女次且曰自揣  
陋劣何敢遂望敬體聊備案前驅使當不至倒捧丹卷孫曰納  
婢亦須吉日乃指架上使取通書第四卷蓋試之也女翻檢待之  
先自涉覽而後進之笑曰今日河魁不曾在房孫意少動畱匿  
室中女閑居無事為之拂几整書焚香拭鼎滿室光潔孫悅  
之至夕遺僕他宿女僂眉承睫殷勤臻至命之寢始持燭去中  
夜睡醒則床頭似有卧人以手探之知為女捉而撼焉女驚起  
立榻下孫曰何不別寢床頭豈汝處也女曰妾善惧孫憐之

俾施枕床內，忽聞氣息之來，清如蓮蕊，異之，呼與共枕，不覺心蕩，漸于同衾，大悅之，遂避匿，非策，又恐同歸，招議，孫有母，媿，近隔十餘門，謀令通諸其家，而後再致之，女稱善，便言阿媿，妾熟識之，無容先達，請即去，孫送之踰垣而去，孫母媿，寡媿也，凌晨起之，女掩入，媿詰之，答云：若甥，遣問阿媿，公子欲歸，路賒乏騎，留奴暫寄此耳，媿信之，遂止馬，孫歸，媿謂媿家有婢，欲相贈，遣人昇之而還，坐卧皆以從，久益愛之，納為妾，世家論昏，皆勿許，殆有終焉之志，女知之，苦勸全娶，乃娶于許，而終愛愛無病，許甚賢，略不爭，久無病事，許益恭，以此嫡庶偕好，許舉一子阿堅，無病愛抱，如已出，兒甫三歲，輒離乳媿。

從無病宿許與不去無何許病卒臨訣囑孫曰無病最愛  
兒即令子之可也即正位焉亦可也既葬孫將踐其言告諸宗  
黨僉謂不可女亦因辭遂止邑有王天官女新寡來求婚孫雅  
不欲娶王再請之媒道其美宗族仰其勢共慙思之孫惑焉  
又娶之色果艷而驕已甚衣服器用多厭撫輒加毀棄孫以愛  
敬故不忍有所拂入門數月擅罷常房而無病至前笑啼皆罪  
時怒遷夫壻教相鬧解孫患苦之以多獨宿婦又怒孫不能  
堪托故之都逃歸非也婦以遠遊答無病無病鞠躬屏氣  
承望顏色而婦終不快夜使宿互宿床下齊與俱每喚起給  
使兒輒啼婦厭罵之無病急呼乳媪來抱之不去強之益號

婦想起，毒捷無算，始從乳媪去，兒以是病，傳不食，婦禁無病，不令見之，兒終日啼，婦叱媪，使棄諸地，兒氣竭，聲嘶，呼而求飲，婦戒勿與，日既暮，無病窺，婦不在，潛飲，兒已見之，棄水捉矜，號咷不止，婦聞之，意氣洶洶而出，兒聞聲，輟涕，一躍遂絕，無病大哭，婦怒曰：「賤婢醜態，豈以兒死，賜我耶？」無論孫家極穢，穢物即殺王府世子，王天官女亦能任之，無病乃抽息，忍涕，請為葬其婦，不許，立命棄之，婦去，密撫兒，四體猶濕，隱語媪曰：「可速將去，少待于野，我當往，至其死也，共棄之，活也，共撫之。」媪曰：「諾。」無病入室，携簪珥出，追及之，共視兒已蘇，二人喜，謀趨別業，往依媪，媪慮為穢，步為累，無病乃先趨，以俟之，疾若飄。

風。媪力奔始能及。約二更許。兒病危。不復可前。遂斜行入村。至田叟家待門。待曉扣扉。借室出簪珥易資。巫醫並致病卒。不瘳。女掩泣曰。媪好視兒。我往尋其父也。媪方驚其謬。妾而女已杳矣。駭說不已。是日孫在都。方憇息床上。女悄然入。狂驚起。曰。魄眠已入夢耶。女握手哽咽。頰足不能出聲。久之久之。方失聲而言曰。妾歷千辛。與兒逃于揚。旬未終。聲縱大哭。倒地而滅。孫駭絕。猶疑為夢。喚從人共視之。衣履宛然。大異。不解。即刻趨裝。星馳而歸。既聞免死。喜通。撫膺大慙。語侵婦。反唇相稽。孫忿出。白。奴婢遮救不得。近。遙擲之。刀脊中額。破血流。披髮嗥叫而出。將以奔告其家。孫捉還。杖棰無數。衣皆

若縷傷痛不可轉側孫命昇諸房中護之將待其瘳而後出之婦兄弟聞之怒率多騎登門孫亦集健僕械禦之兩相呼罵竟日始散王未快意詔之孫捍衛入城自詣質審訴婦惡狀牢不能屈送廣文德戒以悅王廣文朱先生世家子劉正不阿廉得憤怒曰堂上公以我為天下之灑殿教官勒索傷天害理之錢以叱人癱瘓者耶此等乞丐相我所不能竟不受命孫公然歸王無奈之乃示意朋好為之調停欲生謝過其家孫不肯十反不能決婦創漸平欲出之又恐王氏不受因循而安之妾亡子死夙夜傷心思得乳媪一問其情因憶無病言逃于楊近村有楊家墮疑其在是往問之並無

知者。或言五十里外有楊谷。遣騎詣訊。果得之。光漸平復。相見  
各喜。載與俱歸。光望見父。嗷然大啼。孫亦泪下。婦聞光尚存。  
感氣奔出。將致詣罵。光方啼。睜目見婦。驚投父懷。若求藏  
匿。抱而視之。氣已絕矣。急呼之。移時始甦。孫恚曰。不知如何酷  
虐。遂使吾兒至此。乃立離婚書。送婦歸。王果不受。又與還孫。  
孫不得已。父子別居一院。不與婦通。孔瓘乃備述無病惜狀。孫  
始悟其為鬼。感其義。葬其衣履。題碑曰。鬼妻呂無病之墓。無  
何。婦產一男。交手於項而死。之孫益忿。復出婦。主又與還之。孫乃  
具狀控諸上臺。皆以天官故置不理。後天官卒。孫控不已。乃判  
令大歸。孫由此不復娶。納婢焉。婦既歸。悍名驟甚。三四年無聞名。

者婦頓悔而已不可復挽有孫家舊媪適至其家婦優待之對之流涕極其情似念故夫媪歸告孫曰笑置之又年餘婦母又卒孤無所依諸婦頗厭嫉之婦益失所日輒涕零一貧士喪偶兄議厚其廩壯而遣之婦不肯每陰託往來者致意孫泣告以悔孫不聽一日婦率一婢竊壘券之竟奔孫曰方自內出迎跪階下泣不可止孫欲去之婦牽衣復跪之孫固辭曰如復相聚常無別言則已耳一朝有他汝兄弟如虎狼再求離過豈可復得婦曰妾竊奔而來萬無還理留則留之否則死之且妾自二十一歲從君二十三歲被出誠有十分惡寧無一分情乃脫一脫劍并兩足而束之袖覆其上曰此時香火之誓君寧不

憶之耶。孫乃榮皆欲泫使人挽扶入室而猶疑王氏詐。欲得其兄弟一言為證據。婦曰：「妻私出何顏復求兄弟如不相信。」妾藏有死具在此。請斷指以自明。遂於腰間出利刃。就床邊。伸左手一指。斷之。血溢如湯。孫大駭。急為束裹。婦容色痛變。而更不呻吟。笑曰：「妾今日黃梁之夢已醒。特借斗室為出家計。何用相猜。」孫乃使子乃妾另居一所。而已朝夕往來于兩間。又日求良醫指創。月餘尋愈。婦由此不茹葷酒。閉戶誦佛而已。居久見家政廢弛。謂孫曰：「妾此來本欲置他事于不問。今見如此用度。恐子孫有餓死者矣。無已再期顏一經紀之。乃集婢媪。按日責其績織。家人以其自投也。慢之。妾相誚。誠婦若

不聞及而謀工情者鞭撻不貸。眾始懼之。妻謀主計僕綜理微  
密。孫乃大喜。使兒及妾皆朝見之。阿堅已九歲。婦加意溫卹。朝  
入。整常留甘餌。以待其歸。兒亦漸親愛。之一日。兒以石投妾。婦  
適過中。顧而仆。踰刻不語。孫大怒。撻兒。婦勸力止之。且喜曰。  
妾昔虐兒。中心每不自釋。今幸銷一罪業矣。孫益愛之。婦  
每拒。使就妻宿。居數年。屢產。屢殤。曰。此昔日殺兒之報也。  
阿堅既娶。遂以外事妻兒。內事妻娘。一日。曰。妻某日當死。  
孫不信。婦自理。至日更衣入棺而卒。顏色如生。異香  
滿室。既殮。香始漸滅。

異史氏曰。心之所好。原不在妍媸也。毛嫱西施。馬知非自

愛之者美之乎。然不遭悍妬。其賢不彰。幾令人與啗痴者  
並笑矣。至魏屏之人。其夙根原厚。故豁然一悟。立證菩提。  
若地獄道中。皆富貴而不經艱難者矣。

○○○崔猛

崔猛字勿猛。建昌世家子。性剛毅。幼在塾中。諸童稍有所犯。輒  
奮拳毆擊。師屢戒不悛。名宇皆先生所賜也。至十六七。學武絕倫。  
又能持長竿。躍登夏屋。喜雪不平。以是鄉人共服之。求訴粟白者。

盈階滿室，崔抑強扶弱，不避怨嫌，稍逆之，石杖交加，支體為殘，每  
感怒無散勸者，惟事母孝，母至則解，母譴責備至，唯聽命出門，  
輒忘。比鄰有悍婦，日虐其姑，姑餓斃，死而啖之，婦知姑屬萬端，  
聲聞四院，崔怒，踰垣而過，鼻唇舌全割之，立斃。女聞大駭，呼  
鄰子極意溫卹，配以少婢，事乃寢。女憤泣不食，崔懼，跪請受杖，  
且告以悔，女泣不顧。崔妻周，亦與並跪，女乃杖子，而又針刺其脅，作  
十字紋，朱塗之，俾勿滅。崔並受之母，乃食，母喜飯，僧道佳餐飽，  
之。適一道士在門，崔過之，道士目之曰：「即君多兇橫之氣，恐難保，  
其全終，積善之家，不宜有此。」崔新受母戒，聞之，起敬曰：「某亦自知，  
但一見不平，苦不自禁，力改之，或可免否？」道士笑曰：「姑勿問，可免不。」

不免請先自問能改不能改。但當痛自抑。如有萬分之一。我告君以解死之術。崔生平不信厭禳。笑而不言。道士曰。我固知君不信。但我所言。不類巫覡行之。亦感德。即或不效。亦無妨礙。崔請教。乃曰。過門外一後生。宜厚結之。即犯死罪。彼亦能活之也。呼崔出。指示其人。蓋趙氏。名僧哥。趙南昌人以歲被饑。僑寓建昌。崔由是深相結。請趙詣于其家。供給優厚。僧哥年十二。登堂拜母。約為弟昆。踰歲東作。趙携家去。音問遂絕。崔自鄰婦死。戒子益切。有赴訴者。輒擄斥之一日。崔母弟卒。從母往弔。途遇數人。繫一男子。呵罵促步。加以捶扑。觀者塞途。輿不得進。崔問之。識崔者。競相擁告。先是有巨紳子某甲者。豪橫一鄉。窺有甲妻有色。欲奪之。道無由。因命家

人誘與博賭，貨以贖而重其息，要使者妻于券，贖盡復給。終夜負債數千，積半年，計子母三千餘千。申不能償，強以多人篡取其妻，申哭詣其門，某怒拉繫樹上，榜笞刺刺，逼立無悔。收崔聞之，氣涌如山，鞭馬前向，意將用武，母奉簾而呼曰：「惜！又欲爾耶？」崔乃止，既吊而歸，不語亦不食，兀坐直視，若有所嘆。妻詰之不答，至夜和衣卧榻上，輾轉達旦，次夜復然，忽啓戶出，輒又還卧，如此三四。妻不敢詰，惟惴息以聽之。既而遲久乃反，掩扉熟寢矣。是夜有人殺某甲于床上，刳腹流腸，申妻亦裸尸床下，官疑申，捕治之，橫被殘酷，深骨皆見，卒無詞，積年餘不堪刑，誣服論辟，會崔母死，既殯，告妻曰：「殺甲者實我也，徒以有老母。」

故不敢泄。今大事已了，奈何以一身之罪，殃他人。我將赴有司死耳。妻驚視之，絕裾而去。自首于庭，官愕然，械送獄。釋申，曰：不可。堅以自承，官不能決。兩收之，戚屬皆請諫。申曰：公子所為是我欲為而不能者也。彼代我為之，而忍坐視其死乎。今日即謂公子未出也可。執不異詞，固與崔爭。久之，衙門皆知其故，強出之，以崔抵罪。瀕就決矣，會卹刑官趙卽即業臨閱，囚至，崔名屏人而喚之。崔入，仰視堂上，備嘗也。悲喜實訴，趙徘徊良久，仍令下獄。囑獄卒善視之，毋以自首減等。充雲南軍，申為服役而去。未期年，援赦而歸，皆趙力也。既歸，申終從不去，代為紀理。生業，子之質不受，緣撞杖擊之，術頗以關懷。崔厚遇之，買婦

授田馬。崔由此力改前行。每撫臂上刺痕。泫然流涕。以故鄉鄰  
有事。申輒矯命排解。不相稟白。有王臨生者。家豪富。四方無  
賴。不忍之輩。出入其門。邑中殷實者。多被剽掠。或近之。輒遭盜  
殺。諸途子亦淫暴。王有寡孀。父子俱然之。妻仇氏。屢沮王。王  
繼殺之。仇兄弟質諸官。王賂屬以告者。坐誣。兄弟冤憤莫伸。  
詣崔求訴。申絕之。使去。過數日。客至。適無僕。使申滯者。申默  
然出告人曰。我與崔極朋友耳。從徙萬里。不可不至矣。曾無廩  
給。而役同廝養。所不甘也。遂忿而去。或以告崔。曰。訴其改節。  
而亦未之奇也。申忽訟于官。謂在三年。不給傭值。崔大異之。親  
與對狀。申忿相爭。官不直之。責逐而去。又數日。申忽夜入王

家將其父子燔婦并殺之。粘紙于壁，自書姓名及追捕之。則士命無跡。王家疑崔主使，官不信。崔始悟前此之誤，蓋恐殺人之累已也。閔行附近州邑追捕甚急，會閩賊犯順，其事遂寢。及明崇禎申，携家歸，仍與崔善如初。時土寇嘯聚，王有旋子得仁，某叔所招，無賴據山為盜，焚掠村疇。一夜傾巢而至，以報仇為名。崔遣他出，申破扉始覓，越牆伏暗中，賊搜崔，李不得據。崔妻挈財物而去，申歸，止有一僕，忿極，乃斷繩數十段，以短者付僕，長者自懷之。噓僕越賊巢，登半山，以大藥繩散挂荆棘，即反，勿顧。僕應而去，申窺賊，皆腰束紅帶，帽繫紅綳，遂微其裝，有老牝馬，初生駒，賊棄諸門外，申乃縛駒跨馬，啣枚。

相逼云遠固是人  
力亦天理也若唯  
作勇天快人心

而出直至賊穴賊據一大村申繫馬村外踰垣入見賊衆紛紛探  
戈未釋申竊問諸賊知崔妻在王某所俄聞傳令俾各休息  
轟然噉應忽一人報東山有火衆賊共望之初猶二點既而  
多類星宿申空息急呼東山有警王大驚東裝率衆而出申  
乘間漏出其右反身入內見兩賊守帳給之曰王將軍遺佩刀  
兩賊競覓申自後斫之一賊踣其一回顧申又斬之竟負崔妻  
越垣而出解馬授轡曰娘子不知逾縱馬可也馬戀駒奔駛申  
從之出一隘口申灼火于繩編懸之乃歸次日崔還以為大辱  
形神跳踈欲車騎往平賊申諫止之集村人共謀衆懼怯  
莫敢應解諭再四得敢往二十餘人又苦無兵遣于得仁族

姓家獲奸細二雀欲殺之申不可命二十人各持白旌其列于前乃割其耳而縱之衆怒曰此等兵旅方懼賊知而反示之脫其傾隊而來闔村不保矣申曰吾正欲其來也孰匿逆者誅之遣人四出各假弓矢火執又詣邑借巨炮二日暮率壯士至隘口置炮當其衝使二人匿火而伏囑見賊乃發又至谷東口伐樹置崖上已而與雀各率十餘人分岸伏之一更向盡逼關馬嘶賊果大至繼屬不絕俟盡入谷乃推墮樹木斷其歸路俄而炮發喧騰號叫之聲震動山谷賊驟退自相踐踏至東口不得出集無隙地兩岸銳矢夾攻勢如風雨斷頭折足者枕籍溝中遺二十餘人長跪乞命乃遣人繫送以歸乘勝直

抵其巢。守巢者聞風奔竄。搜其鎗重而還。崔大喜。問其設火之謀。曰：設火于東。恐其西追也。短欲其速盡。恐偵知其無人也。既而設于谷口。甚隘。夫可以斷之。彼即追來。見火必懼。皆一時犯險之下策也。取賊鞠之。果連入谷。見火驚退。二十餘賊盡剽。圍而放之。由此威聲大震。遠近避亂者。從之如市。得土圍三百餘人。各處強寇無敢犯一方。賴之以安。

異史氏曰：快牛必能破車。崔之謂哉。志意抗慨。蓋鮮儂矣。然欲天下無不平之事。寧非意過其通者與。李申一介細民。遂能濟美。緣種飛入。剪禽獸于深澗。斷路夾攻。蕩公魔于隘谷。使得假五丈之旗。為國効命。烏在不南面而王哉。

蕪州木渚鎮有民女夜坐庭中忽星墮中顛仆地而死其父母老  
而無子止此女哀呼急救移時始蘇笑曰我今為男子矣驗  
之果然其家不以為妖而竊喜得丈夫子也此丁亥間事。

### 禽俠

天津某寺鶴鳥巢于鴿尾殿承塵上藏大蛇如盆每至鶴雛  
團翼時輒出吞食盡鶴悲鳴數日乃去如是三年人料其必不  
復至次歲巢如故約雛長成即遁去三日始還入巢啜哺子  
如初蛇又蜿蜒而上甫近巢兩鶴驚警鳴哀急直上青冥俄  
聞風聲蓬三瞬間天地似悔衆駭異共視焉天敵天日從空疾下  
驟如風雨爪擊蛇首立墮連催殿角大數尺許振翼而去

鶴從其後，若將送之。巢既傾，而雛俱墜。生一死，僧取生者置鐘樓上，少頃，鶴返，仍就哺之，翼成而去。

異史氏曰：次年復至，蓋不料其禍之復也。三年而巢不移，則報仇之計已決。三日不返，其去作秦廷之哭可知矣。大鳥必羽族之劍仙也。颺然而來，一聲而去，妙手空空，見何以加此。

濟南有警卒，見鶴鳥過，射之，應弦而落。喙中御魚，將哺子也。或勸拔矢放之，卒不聽。少頃，帶矢飛去。後往來郭間，兩年餘，貫矢如故。一日卒坐轅門下，鶴過，矢墜地。卒捨視曰：夫固無恙耶？耳通養，因以矢搔耳，忽大風催門，驟聞，觸矢貫腦而死。

○○詩識

青州居民范小山。販筆為業。行賈未歸。四月間。妻質氏獨居。夜為盜所竄。是夜微雨。泥中遺詩扇一柄。乃王晟之贈吳斐卿者。晟不知何人。吳益都之素封。與范同里。平日頗有能達之行。故里黨共信之。郡縣拘質。堅不伏。慘被械梏。誣以成案。駁解往復。歷十餘官。更無異議。吳亦自分必死。囑其妻。罄竭所有。以濟梵獨。有向其門誦佛千者。給以絮袴。至萬者絮襖。于是乞丐如市。佛號聲聞十餘里。因而家驟貧。惟日賃田產。以給資斧。陰賂監者。使市鳩。夜夢神人告之曰。子勿死。曩日外邊凶。目下裏邊吉矣。再曉又言。以是不果死。未幾。周元亮先生分守。是道錄囚。

至矣。若有所思。因問其殺人有何確據。范以扇對。先生熟視。扇便問王晨何人。并云不知。又將爰書細閱一過。立命脫其死械。自監移之倉。范力爭之。怒曰。尔欲妄殺一便了。却取抑待仇人。而甘心耶。衆疑先生私吳。俱莫敢言。先生標朱簷。立拘南郭某肆主人。主人懼莫知所以。至則問曰。肆壁有東莞李秀詩。何時題耶。答云。舊歲提學某臨。有日照。二三秀才飲醉留題。不知所居何里。遂遣役至。日始坐拘李秀。數日秀至。怒曰。既作秀才。奈何謀殺人。秀頓首錯愕曰。無之。先生擲扇。下令其自視曰。明係爾作。何詭托王晨。秀審視曰。詩真某作。字實非某書。曰。既知汝詩。當即汝友。誰書者。秀曰。跡似沂州王佐。乃遣役與拘王

佐。至呵問如秀狀。佐供此益都鐵高強賊索某書者云。晟其表兄也。先生曰。盜在此矣。執晟至。一訊遂伏。先是晟窺賀美欲挑之。恐不諧。念托于吳。必人所共信。故偽為吳扇。執而往。諧則自認不諧。則嫁名于吳。而實不期至于殺也。踰垣入逼婦。因獨居。常以刀自衛。既覺。捉成衣。操刀而起。成惧奪其刀。婦力挽。令不得脫。且號。成益害。遂殺之。委扇而去。三年寃獄。一朝而雪。無不誦神明者。吳姓怡東。遼高乃周子也。然終莫解其故。後邑紳乘間請之。笑曰。此最易知。細閱爰書。賀被殺在四月。上旬。是夜陰雨。天氣猶寒。扇乃不急之物。豈有忙迫之時。返携此以增累者。其嫁禍可知。而避雨南郭。見題壁詩。與等類之。

作口角相類故妄度李生果因是而得真益聞者樂服

異史氏曰入之深者當其無有<sub>レ</sub>之用詞賦文章華國之具也而先生以相天下士稱孫陽馬豈非入其中深乎而不謂相士之道移于折獄易曰知幾其神先生有之矣

鹿啣草

關外山中多鹿土人戴鹿首伏草中捲葉作聲鹿即辟至然壯少而牝多壯交群牝千百必編既編遂死衆牝嗅之知其死分走谷中啣異草置吻旁以熏之頃刻復甦急鳴金施鏡群鹿驚走因取其草可以回生

小棺

天津有舟人某夜夢一人教之曰明日有載竹筍賃舟者索之千金不然勿渡也某醒不信既寐復夢且書願願願三字于壁囑云倘渠各賃當即書此示之某異之但不識其字亦不解何意次日留心行旅日向西果有一人驅騾載筍來問舟某如夢索價其人笑之反復良久某牽其手以指書前字其人愕愕即刻而滅搜其裝載則小棺數萬餘每具僅長指許各貯滴血而已某以三字傳示遐邇並無知者未幾吳逆叛謀既露黨羽盡誅陳尸幾如棺數焉徐白山說

○○○ 刑子儀

滕有楊果從白蓮教黨得左道之術徐鴻儒誅後楊幸漏脫

遂挾術以遊家中田園樓閣頗稱富有至泗上某紳家幻法為戲  
婦女出窺楊說其女美歸謀攝取之其繼室朱氏亦風韻飾以華  
妝偽作仙姬又授木鳥教之作用乃自樓頭推墮之朱覺身  
輕如葉飄然凌空而行無何至一處雲止不前知已至矣是  
夜月明清紫俯視甚了取木鳥投之鳥振翼飛去直達女室  
女見彩禽翔入喚婢撲之鳥已冲簾出女追之鳥墮地作鼓翼  
聲近逼之撲入裙底展轉間有女飛騰直冲霄漢婢大駭朱在  
雲中言曰下界人勿須驚怖我月府姮娥也準是王母第九女偶  
謫塵世王母日切懷念暫托去一相會張即送還耳遂與結襟而  
行方及泗水之界適有姦放飛煤者斜觸鳥翼鳥驚墜毒朱

亦墮落一秀才家。秀才邢子儀家赤貧而性方梗。嘗有鄰婦夜奔。拒不納。婦啣憤去。諧諸其夫。詎以挑引。夫固無賴。晨夕登門。詬辱之。邢因貨產。僦居別村。有相者顧某。善決人福壽。邢踵門叩之。顧望見笑曰。君富足千鍾。何着敗絮。見人豈謂某無瞳耶。邢咤妄之。顧細審曰。是矣。固雖蕭索。然金穴不遠矣。邢又安之。顧曰。不惟暴富。且得麗人。邢終不以為信。顧推之出曰。且去且去。驗後方索謝耳。是夜獨坐月下。忽一女自天降。視之。皆麗姝。詫為妖。詰問之初不肯言。邢將號召鄉里。朱悞始以實告。且囑勿洩。顧終從焉。邢思世家女。不與妖人婦等。遂遣人告其家。其父母自女飛昇。零涕惶惑。忽得報書。為喜過望。立刻命與馬星馳而去。報邢百

金携女歸。邢得艷妻。方憂四壁。得金甚慰。往謝顧。又審曰。尚  
未高未。泰運已交。百金何足言。遂不受謝。先是紳歸。請于上官  
捕楊。已預遁。不知所之。遂籍其家。發牒追朱。已惧。幸邢飲泣。  
邢亦計中。君始賂承牒者。備車騎。携朱詣紳。哀求解脫。紳感其  
義。為竭力營謀。得贖免。田夫妻于別館。懼如戚好。紳女幼受  
劉聘。劉黜秩也。聞女寄邢家。信宿以為辱。反婚書。與女絕姻。  
紳將議姻他族。女告父母。誓從邢。已聞之喜。朱亦喜。自願下之。  
紳憂邢無家。時楊居宅。從官貨。因代購之。夫妻遂歸。出囊金  
粗治器具。蓄婢僕。旬日耗費已盡。但冀女來。當復得其資。  
取一文。朱謂邢曰。尊夫楊某。曾以千金埋樓下。惟妻知之。適視

其處碑石依然。或嘗藏無恙。往共發之。果得金。因信顯術之神。學報之後。女子歸。其賢豈盛。不數年富甲一郡矣。

異史氏曰。白蓮殲滅。而楊獨不死。又附益之。幾疑恆上者。疎而且漏矣。孰知天留之。蓋為邢也。不然。邢即石極而泰。亦惡能倉卒起。接閣累巨金哉。不愛一色。而天報之。以兩鳴呼。造物無言。而意可知矣。

李生

商河李生好道。村外里餘有蘭若。築精舍三楹。趺坐其中。游食紹黃。往來寄宿。輒與傾談。供給不厭。一日大雪嚴寒。有老僧擔囊借榻。其詞玄妙。信宿將行。因悅之。留數日。遂生以他故歸。

僧厲早至，意將別。生雞鳴而往，扣關不應。踰垣入，見室中燈火  
熒熒，疑其有作。潛窺之，僧趣懷矣。一瘦驢繫燈檠上，細審不  
類真驢，頗似殉葬物。然耳尾時動，氣味亦然。俄而裝成，啓戶牽  
出。生潛尾之，門外原有大池，僧繫驢池樹，裸入水中，褊體相濯。  
已着衣牽驢入，亦濯之。既而加裝，起乘行，絕駭生始呼之。僧但  
搔拱致謝，語不及聞。去已遠矣。王梅屋言李其友人，嘗至其家，  
見堂上額書待死堂，亦違士也。

○陸押官

趙公，湖廣武陵人，官宮詹，致仕歸。有少年伺門下，求司筆札。  
公召入，見其人秀雅，詰其姓名，自言陸押官，不索偏值，公留之。

慧過允僕往來寔奏任意裁答無不工妙主人與客奕陸曉之指  
點輒勝趙益優罷之諸僚僕見其得主人青目戲索作筵押  
官計之問僚屬幾何會別業主計者約三十餘人衆悲告之數以  
難之押官曰此大易但客多倉卒不能遽辦肆中可也遂編邀  
諸侶赴臨街店皆坐酒甫行有按壺起者曰諸君姑勿酌請問  
今日誰作東道主宜先出資為質始可放情飲噉不然一舉數千  
闕然都散向何取償也衆目押官押官笑曰得無謂我無錢耶  
我固有錢乃起向釜中捻濕麪如拳碎搗置几上隨擲遂化為鼠  
竄動滿案押官任役一頭裂之啾然腹破得小金再捉亦如之頃  
刻鼠盡碎金滿前乃告衆曰是不足供飲耶衆異之乃共恣飲

既畢會直三兩餘衆秤金遠符其數衆索一枚懷歸白其異于  
主人主人命取金搜之已亡反質肆主則償賢志化疾恭僕白趙  
趙諾之押官曰朋輩逼索酒食囊空無貲少年學作小劇故試  
之耳衆復責償押官曰某村麥穰中再一簸揚可得麥二石足  
償酒價有餘也因晚一人同去某村主計者將歸遂與偕往至  
則淨麥數斛已堆場中矣衆以此益奇押官一日趙赴友筵堂  
中有盆蘭甚茂愛之歸猶贊嘆之押官曰誠愛此蘭無難致  
者趙猶未信凌晨至齋忽聞異香遠勃則有蘭花一盆箭  
葉多寡宛如所見因疑其切審之押官曰臣家所蓄不下  
千百何須切焉趙不信遠某友至見蘭驚曰何酷肖寒家

物趙曰余遠購之亦不識所自來但君出門時見蘭花尚在否  
某曰我實不帶至爾有無因不可知然何以至此趙視押官  
押官曰此無難辨公家盆破有補綴處此盆無也驗之始信夜  
告主人曰向言某家花卉頗多今屈玉趾乘月往觀但諸人皆  
不可從惟阿鴨無害鴨官詹僮也遂如所請公出已有四人  
荷肩輿伏候道左趙乘之疾于奔馬俄頃入山但聞奇香沁  
骨至一洞府見舍宇華耀迥異人間隨處皆設花石精盆  
佳卉流光散馥即蘭一種約有數十餘盆無不茂盛觀  
已如前命駕歸押官從趙十餘年後趙無疾卒遂與  
阿鴨俱出不知所往

蔣太史

蔣太史超記前世為峨嵋僧。數夢致告菴前潭邊濯足。為人篤嗜內典。一意台宗。雖早整禁林。常有出世之想。假歸江南。抵秦郵。不欲歸。子哭挽之弗聽。遂入蜀。居成都金沙寺。久之。又之峨嵋。居伏虎寺。示疾。祖化。自書偈云。儻然猿鶴自來親。老衲無端墜紫塵。妄向蘊湯求避熱。那從大海去翻身。功名愧徧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裡人。只有君親無報答。生日常自祝能仁。

王阮亭云。蔣金壇人。金壇原名金沙。其字又曰虎丘。卒於于峨嵋伏虎寺。名皆巧合。亦奇。予壬子與試蜀中。蔣在峨

嶠嶠寄子書云。身是峨眉老僧。故萬里歸骨于此。尋化太  
余有乾詩曰。西風三十載。九病一遷官。忽憶峨眉好。真忘  
蜀道難。法雲晴浩蕩。春雪氣高寒。萬里堪埋骨。天成白  
玉棺。蓋用書中語也。

邵士梅

邵進士名士梅。濟寧人。初授登州教授。有二老秀才。投刺。贈其  
名。似甚熟識。凝思良久。忽悟前身。便問齋夫。某生居某村否。又  
言其年貌。一脗合。俄而生入。執手傾語。歡若平生。談次。問高東  
海况。二生曰。獄死二十餘年矣。今一子尚存。此鄉中細民。何以見知。邵  
笑云。我舊戚也。先是高東海。素無賴。然性豪爽。輕財好義。有

負租而鬻女者，傾業代贖之，私一媪，坐隱盜，官捕甚急，逃匿高家，官知之，收高，備極榜掠，終不服，尋死獄中，其死之日，即卯生辰，後卯至某村，恤其妻子，遠近皆知其異，此高少宰言之，即高公子與良同年也。

王阮亭云：卯前生為棲霞人，與其妻三世為夫婦，事更奇。高東海以病死，非獄死，卯自述甚詳。

○。顧生

江南顧生，客稷下，眼暴腫，晝夜呻吟，因所醫藥，十餘日痛少減，乃合眼時，輒睹巨宅，凡四五進門，皆洞闕，最深處，有人往來，但暈暗不可細認，一日方凝神注之，忽覺身入宅中，三歷門戶，絕無

人跡有南北廳事內以紅氍貼地略窺之凡泚屋嬰兒坐者卧者膝行者不可數計愕疑問一人自舍後出見之曰小王子謂有速客在門果然便邀之顧不敢入強之乃入問此何所曰九耳世子居世子瘡疾新瘥今日親賓作賀先生有緣也言未已有奔至者督促速行俄至一處雕榭朱欄一殿北向凡九楹歷階而升則客已泚座見一少年北面坐知是王子便伏堂下泚堂盡起王子曳顧東向坐酒既行手鼓樂暴作諸妓升堂演華封祝終過三折逆旅主人及僕與進干餐就床頰頰呼之耳聞其美心悲王子知遂托更衣而出仰視日中少則見僕立床前始悟未離旅中欲急反因逆僕盪非去甫交睫見宮舍依然急循故道而入路經前嬰兒處并無嬰兒有數十媪蓬

首蛇背坐卧其中望見傾出急聲曰誰家無賴子來此窺伺顧驚  
惧不敢置鞭疾趨後庭升殿即坐見王子領下漆髡尺餘矣見顧  
笑問何往劇卒過七折笑因以巨觥示罰移時曲終又呈齣目顧  
點彭祖嬰綠妓即以柳瓢行酒可容五斗許顧離席辭曰臣目疾  
不敢過醉王子曰君恙且有太醫在此便合診視東座一客即離坐  
來兩指啓頰又昏以玉簪點白膏如脂焉合目少睡王子命侍  
兒導入複室令卧七片時覺牀帳香軟因而熟眠居無何忽  
聞鳴鈺鏗聒即復驚醒疑是優戲未畢開目視之則旅舍中  
狗舐油鎗也然目疾若失再閉眼一無所睹矣

○○○ 陳錫九

陳錫九，邗人。父子言，邑名士，富室。厲某，仰其聲望，訂為婚姻。陳累舉不第，家業蕭條，游學于秦，數年無信，因陰有悔心。以少女適王孝廉為繼室，王聘儀豐盛，僕為甚都，以此愈憎錫九。貧，堅意終昏，問女，不從，怒以惡服飾遣歸。錫九日不舉火，周全不顧恤。一日使傭媪以棹餉女，入門向母曰：「主人使某視小姑，飲死否？」女悲母慚，強笑以亂其詞。因出棹中有餌，列母前，媪止之曰：「無須爾，自小姑入人家，何曾交換出一杯溫涼水，吾家物料燒，亦無顏嚼噉，得毋大恚，聲色俱變，媪不服，惡語相侵，紛紜閤錫九自外入，訊知大怒，撮毛批頰，趕逐出門而去。次日周來，逆女，不肯。」

歸明日又來增其人數衆口嘔。如將尋闢母強勸女去女潛然拜  
母登車而去過數日又使人來逼索離婚書母強錫九與之惟望  
子言歸以圖別處周家有人自西安來知子言已死陳母哀憤成  
疾而卒錫九哀迫中尚望妻歸久而渺然悲憤益切薄田數畝  
鬻治葬具。葵果乞食赴秦以求父骨至西安徧訪居人或言數  
年前有書生死于逆旅。送之東郊。今塚已沒錫九無策惟朝夕  
市廛暮宿野寺。冀有知者。會晚經叢墓處。有數人遮道逼  
索飯價。錫九曰。我異鄉人。乞食城郭。何處少人飯價。共怒梓之  
仆地。以埋地。敗絮塞其口。力盡聲嘶。漸就危殆。忽共驚曰。何處  
官府。至矣。釋手寂然。俄有車馬至。便問卧者何人。即有數人扶至。

車下、車中人曰是吾兒也、孽鬼何敢爾、可恣縛來、勿致漏脫、錫九  
覺有人去其塞、少定細認、真其父也、大哭曰、兒為父骨良苦、今固  
尚在人間、耶父曰、我非人、太行總管也、此來亦為吾兒、錫九哭益哀、  
父慰諭之、錫九泣述岳家離昏、父曰、無憂、今新婦亦在母所、母  
念兒甚、可暫一住、遂與同車、馳如風雨、移時至一官署、下車入  
重門、則母在焉、錫九痛欲絕、父止之、錫九歔泣聽命、見妻在母  
側、問母曰、兒婦在此、得毋泉下耶、母曰、非也、是汝父接來、待汝  
歸家、當便送去、錫九曰、兒侍父母、不願歸矣、母曰、辛苦跋涉而  
來、為父骨耳、汝不歸、初志為何也、况汝孝行已達天帝、賜汝金萬  
斤、夫妻享受正遠、何言不歸、錫九垂泣、父教之促行、錫九哭失聲、

父怒曰汝不行耶錫九悋收聲始詢其所以父挽之曰子行我告之去  
叢荊處百餘步有子女白榆是也挽之甚急竟不違別母門外  
有健僕捉馬侍之既起乘父囑曰日所宿處有少資斧可速辦  
裝歸向岳索婦不得婦勿休也錫九諾而行馬絕駭鷄鳴至  
西安僕扶下方將拜致父母而人馬已杳尋至舊宿處倚壁假  
寐以待天明坐處有拳石碍股晚而視之白金也市棺貨與尋  
覓榆下得父骨而歸合厝既畢家徒四壁幸里中憐其孝共  
飯之將往索婦自度不能用武與族兄十九往及門上者絕之  
十九素無賴出語穢褻周使人勸錫九歸頃即送女去錫九還  
初女之歸也周對之罵婿及女女不語偶向壁坐涕陳女死亦

不使聞得。雖盡擲向女曰：「陳家出汝矣。」女曰：「我不曾悞逆，何為出我？欲歸，質其故。」又禁閉之。後錫九如西安，遂造凶訃，以絕女志。此信一播，遂有杜中翰來議姻，竟許之。親迎有日，女始知，遂泣不食，以被韜面，氣如游絲。周正無法，忽聞錫九至，發語不遜。意料女必死，遂昇歸。錫九意將侍女死，以洩其憤。錫九歸而送女者已至，猶慙錫九見其病而不內，甫入門，妾之而去。鄰里代憂，共謀昇還。錫九不聽，扶置榻上，而氣已絕。始大慙。正惶迫間，周子率數人持械入門，窗盡毀。錫九逃匿，苦搜之，鄉人盡為不平。十九糾十餘人，銳身急難。周子兄弟皆披夷傷，始鼠竄而去。周益怒，訟于官，捕錫九十九等。錫九將行，以女尸

嗚鄰媪。忽聞榻上若息。近視之。秋波微動矣。少時已能轉側。大喜。謂官自陳。寧怒。周訟証。周惧。留以重賂。始得免。錫九歸。夫妻相見。悲喜交并。先是女絕食。奄卧。自矢必死。忽有人捉起。曰。我陳家人也。速從我去。夫妻可以相見。不然無及矣。不覺身已出門。兩人扶登肩輿。頃刻至官廨。見公姑其在。別此何所。女曰。不必問。容當送汝歸。一日見錫九至。甚喜。一見遽別。心頗疑怪。公不知何事。恒數日不歸。昨夕忽歸。曰。我在武夷。遲歸二日。難為保兒矣。可速送兒歸去。遂以輿馬送女。忽見家門。遂如夢醒。女與錫九共述曩事。相與萬喜。從此夫妻相聚。但朝夕無以自給。錫九于村中設童蒙帳。兼自攻苦。每私語曰。父言天賜。

黃金今四堵空。豈訓讀所能發積耶。一日自塾中歸。過二人問之曰。君陳某耶。錫九曰。然。二人即出。鐵索繫之。錫九不解其故。少間村人畢集。共詰之。始知郡盜所牽。衆憐其寃。餽錢賂後途中得無苦。至郡見太守。歷述家世。太守愕然曰。此名士之子。溫文爾雅。烏能作賊。命脫繯。取盜嚴格之。始供為周某。賄囑錫九。又許翁婿反面之由。太守更怒。立刻拘捉。即延錫九至署。與論世好。蓋太守舊知韓公之子。即子言受業門人也。贈燈天之費以百金。又以二騾代步。使不時趨郡。以課文藝。轉于各上官游揚其孝。自臆制而下。皆有餽遺。錫九乘騾而歸。夫妻慰甚。一日妻歎哭。至見女伏地不起。女駭問之。始知周已

被械在獄矣。女哀哭自咎，但欲覓死。錫九不得已，詣郡為之緩頰。太守釋令自贖，罰谷一百石。賜孝子陳錫九放歸。出倉粟雜糠粃而輦運之。錫九謂女曰：「爾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矣。烏知我必受之，而爾曰雜糠粃耶？」因笑却之。錫九家雖小有，而垣墉陋蔽。一夜群盜入，僕覺大號，止宿兩驛而去。後半年餘，錫九夜讀，聞樞門聲，聞之寂然。呼僕起視，則門一啓，兩驛躍入，乃向所亡也。直奔楹下，唾汗喘燭之，各負草蓐解視，則白蠟泐中。大異，不知其所自來。後聞是夜大盜劫周，盈裝出，遣防兵追急，委其捆載而去。驛認故主，還奔至家。周自獄中歸，刑創猶劇，又遭盜劫，大病而死。女夜夢父囚繫而至，曰：「吾生

平所為悔已無及。今受冥譴。非若翁莫能解脫。為我代求  
婿。致一函馬。醒而鳴泣。請之。其以告。錫九久欲一詣太行。即  
日遂發。既至。備牲物。酹祝之。即露宿其處。冀有所見。終夜  
無異。遂歸。周死。母子逾貧。仰給于次婿。王孝廉。考補縣尹。  
以墨敗。舉家徙潘陽。益無所歸。錫九時顧卹之。

異史氏曰。善莫大于孝。鬼神通之。理固宜然。使為高德  
之達人也者。即終貧猶將取之。高論後此之必昌哉。或  
以膝之嬌。如付諸頌白之曼。而揚也。某貴官。吾東林  
也。嗚呼。宛。嬰。者如故。而金龜婿。以諭養歸。其慘已  
甚矣。而况以少婦從軍乎。

原缺